联系我们 www.storychina.cn www.686m.com
2009
半月刊
故事会
®
中国驰名商标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5
上半月
故事，
沟通你我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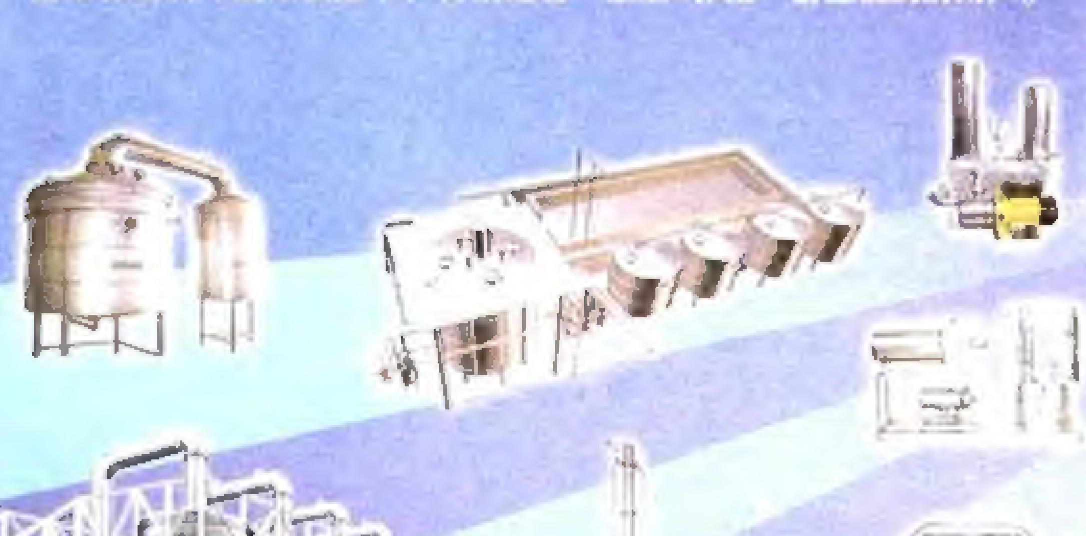
酿酒养猪 全家富有

纯粮酒械 一本机械 联合研制

中国人逢年过节要喝酒，红白喜事要喝酒，亲朋聚会要喝酒，交际往来要喝酒，酒的消费无处不在……中国人每天餐桌上饭碗里都离不开肉，几乎是人人要吃，餐餐要吃……酿酒结合养猪，可实现粮食酿酒、酒糟养猪、循环利用、多重效益。为配合"酿酒+养猪"创业模式的用户，一本机械&纯粮酒械新研制推出白酒、饲料一体多功能设备。

白酒、饲料一体多功能设备

该设备占地面积小，使用简便，利用连体导汽，循流冷却原理降低酒损3%-4%，同时可充分利用蒸馏后的酒糟水和灶堂的高温余热，对秸秆粉纤维进行软化、分解、灭菌、渗糖，配制成低成本酒糟秸秆饲料（成本低廉），特别适合"酿酒+养猪"创业模式的用户。



32种设备从几千元起（全不锈钢）

纯粮酿酒

酿酒养猪，全家富有的致富模式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古人运用简单工具都能生产白酒，技术非常简单、易操作。

白酒销售

市场广大

每一个酒楼、饭馆、食堂、商场、市场、小卖部、杂货店都有酒卖，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喝酒，就有人卖酒，买酒，只要货真价实，质优价廉，销售相当轻松、容易。

酒糟饲料

成本低廉

酒糟中含丰富的酵母蛋白、糖和氨基酸，只要添加秸秆粉或其他粗纤维物质即可配置成全价饲料，成本低廉，大幅度降低养猪成本。

酿酒养猪

新工艺酿酒与传统酿酒相比，新工艺酿酒出酒率高，节省粮料，大大提高酿酒竞争力，与传统养猪相比，出栏时间短，饲料成本降低，大大提高养猪利润

一本机械&纯粮酒械咨询热线：020-89223644 网址：WWW.一本机械.COM 手机平台：编辑短信"一本机械"发送到12114了解详情（接收免费，信息费0.1元/条）

各地经销

温州新城：0577-86669853 温州市新城上江路80号桥商住宅4楼(新城里中心站下车即到) 温州双屿：0577-89775011 温州市鹿城区双屿镇毛力路雁鸣苑新12栋（老15栋）三楼(郑桥站下车右行100米即到) 温州蟠凤：0577-86197811 温州市瓯海经济开发区蟠凤大榕路8号（德绣苑对面） 义乌铁东：0579-85313491 浙江义乌市铁东路231号三楼(即义乌贝村夜市好又多旁) 义乌廿三里：0579-85018294 义乌市廿三里中新西街3号东海明珠二楼 广州海珠：020-89223580 广州海珠区昌岗东路252号江南商务中心5楼 广州白云：020-86299433 广州白云区机场路1794号成丰大厦D栋3楼(黄石路公交总站对面) 广州天河：020-82584423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1011号东圃大厦（东圃客运站）17楼 广州番禺：020-39996443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繁华路122号2楼 北京：010-51755128 北京市丰台区大成路以西吴家村路3号世纪圣鑫商务会馆东二层 上海闵行：021-54378482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莘朱路779号4楼 上海嘉定：021-59911913 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城中路25号电信实业大楼4楼 江苏昆山：0512-55121739 江苏省昆山市柏庐南路801-21号 福建晋江：0595-88276733 晋江市湖中工业区侨光商厦4楼 福建石狮：0595-82098279 石狮市鸳鸯池布料市场德辉文化大厦C栋213号-218号 福建厦门：0592-7619756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巷南路39号工商银行后面 佛山：0757-82305090 佛山市汾江中路39号中创大厦9楼 东莞莞城：0769-22475845 东莞市莞城莞太路120号金马大厦1、2楼 东莞长安：0769-85422546 东莞市长安镇莲峰路18号-1惠峰楼4楼 东莞厚街：0769-81636719 东莞市厚街镇河田大道5号新隆丰大厦6楼 东莞常平：0769-83910919 东莞常平镇站前路电力村电力大楼3楼 东莞塘厦：0769-87938413 东莞市塘厦镇塘厦大道中44号 深圳坂田：0755-84168737 深圳龙岗区布吉坂田吉华路588号2楼 深圳龙岗：0755-28956811 深圳龙岗区爱联如意路65号2楼 深圳宝安：0755-27955915 深圳市宝安区107国道西乡段88号西乡大门对面3楼 深圳松岗：0755-27099094 深圳宝安区松岗镇松白公路边红花工业区第九栋三楼（即松岗新汽车站对面） 中山小榄：0760-87330660 中山市小榄镇小榄大道北33号4楼(小榄车站对面) 中山三乡：0760-86330770 中山市三乡镇综合中心市场6号楼3楼

438 2009 SEMIMONTHLY 上半月刊

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

笑话 12 则 …………………… 景定书等 4

新一千零一夜

钱从天降 …………………… 于 强 8

东方夜谈

机器人神厨 …………………… 谭必久 13

快乐辞典 …………………… 16

故事中国网文精粹

爱情抄底 …………………… 红 英 17

中国新传说

为尊严站岗 …………………… 郭 选 22

过时的绝招 …………………… 郭振宇 26

致命路线 …………………… 李子胜 30

不义之财 …………………… 小 芦 34

实在是福 …………………… 孙瑞林 39

情节聚焦

世界上最自私的人 …………… 雪中铁丐 44

我的故事

插班生的秘密 ………………… 王 鑫 49

传闻逸事

鸳鸯斋传奇 …………………… 彭晓风 52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七步完美计划 ………………… 58

情感故事

父亲的账本 …………………… 焦松林 63

海外故事

大生意 …………………… 吕浩峰 67

中篇故事

贪吃的食指 …………………… 芦宏伟 71

3 分钟典藏故事 ……………… 81

法律知识故事

这个字怎么念 ………………… 杨 明 83

民间故事金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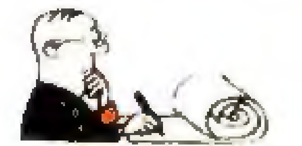
盲人斗法 …………………… 张裕坤 86

幽默世界

《吃河豚鱼》等 4 则 ………… 王乃伟等 89

本刊信息传真

…………………… 21、25、85



故事会

—STORIES—

2009 年 5 月

上半月 · 红版

社 长、主 编：何承伟

常务副主编：吴 伦

副主编：姚自豪（上半月·红版）

副主编：夏一鸣（下半月·绿版）

本期责任编辑：吕 佳

电子邮箱：lujia411@yahoo.com.cn

红版发稿编辑：

姚自豪 郑继文 叶小萌

美术编辑：李宝强

电脑制作：郭瑾玮

通 联：归依玲

本社办公室电话：021-64375030

上半月刊编辑部电话：021-64332325

下半月刊编辑部电话：021-64336469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200020）

主管、主办：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出版单位：《故事会》杂志社

制作、发行总监：张 凯

电话：021-64313938

广告业务：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告总监：张 淮

广告业务：021-34010383

广告投诉：021-64333738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 310032005002 号

国外发行：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石家庄北方印刷厂

发行：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山西省报刊发行局

天津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代号：4-225 定价：3.00 元

吃好饭再来

妈妈做好了饭，对5岁的女儿小丽说："宝贝，你爸爸在邻居家下棋，快去叫他回来吃饭！"

一到邻居家，小丽就叫开了："爸爸，爸爸，妈妈叫你回家吃饭了！"

爸爸头也不抬地说："等会儿，今天一定要赢一局再回去！"邻居家的姐姐小声跟小丽说："今天你爸爸就没赢过！"

又下了几局，爸爸还是一直在输，小丽等得着急了，便上前去拉着爸爸的手说："爸爸，爸爸，我们先回家吃饭吧，吃好饭再来输！"

（景定书）

（本栏插图：包丰一）

感谢信

小王收到一封感谢信，是一个他曾帮助过的朋友寄来的。他兴冲冲地拆开信封，只见里面有五张彩票，都被刮过了，露出了数字。

小王奇怪地打开信，只见信上写道："非常感谢您的帮助，作为礼物，我给您买了些彩票……真遗憾，您没中奖。"

（晓晓竹）

哪里像

有个男人特别爱看古装宫廷电视剧，他很羡慕剧中的皇上，一次他看到皇帝上早朝的情节，兴致骤起，情不自禁摆了个皇上的造型，高喊一声"皇上驾到"，然后洋洋自得地问妻子："像不像？"妻子没理他，他追问："到底像不像？"妻子无奈地应付了一句："像。"男人得寸进尺："哪里像？长得像？演得像？"

妻子白了他一眼，说："喊得像！"

（佚　名）

共同点

小美的老公要出差，临走前，小美嘱咐老公每晚给她发一条短信。

当天晚上，小美果然收到老公的短信："你睡吧。"小美回复道："语言不生动，你就不能换一种说法？"

次日晚上，短信如期而至，还是三个字："我睡了。"小美哭笑不得，当即拨通老公的电话，启发他说："你就不会再浪漫一些？就不能挖掘一些咱们两人共同的东西？"老公唯唯诺诺地答应了。

第三天晚上，短信终于来了，小美赶紧拿过手机一看，这次果然有了"共同"的东西，还是三个字："咱睡吧……"（夜 莺）

青 蛙

母女俩在看一部反映当代高校生活的电视连续剧，剧里老提到一个网络新名词——青蛙，母亲看了老半天，也没弄明白"青蛙"的意思。

女儿给母亲解释，年轻人把长相较丑的男子称为"青蛙"，母亲听后笑了。

过了一会儿，母亲好像想起了什么，转身拿起电话拨起来，嘴里还嘟囔着："这两天你爸出差，还没给他打电话呢，也不知这只老青蛙怎么样了。"

（张金山）

到底是夫妻

夫妻两人到音乐厅欣赏交响乐。散场后，两人默默地走着，良久，妻子问："你觉得音乐会怎么样？"丈夫哲人似的思考了一会儿，反问："你说呢？"妻子吞吞吐吐地说："说实话，我没怎么听懂。"

丈夫顿时眉飞色舞，紧紧抓住妻子的手，说："我们到底是夫妻啊！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也没有听懂。"

（姚才华）

浪漫短信

情人节，单身的小文收到这样一条短信："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深深爱你。"可是，发短信过来的号码很陌生，小文本想回个短信，可又怕这是个资费陷阱。

半小时后，短信又来了："抱歉，刚才短信发错了，在这里祝您情人节快乐！"原来如此，小文觉得对方挺懂事的，还记得祝福自己，就礼貌地回复："没事，谢谢。"

30秒后，小文收到一条短信："谢谢您订制本娱乐网包月信息，资费每月60元，先扣费后享用，一月后可退订。" （黄　玉）

回忆录

一位女演员正在写回忆录，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事打来电话："你的回忆录写得怎么样了？"

"还好，谢谢。"女演员十分感激。

"哦，顺便问一下。"那个同事接着说，"你现在有没有回忆起我曾经借给你两千块钱？" （佚　名）

虚拟生活

李姐第一次登录表弟的博客，看后吓了一跳，上面竟然记录着一个富家公子哥的生活，比如：昨天和朋友去打高尔夫了，今天开宝马车去练歌房了……

这天，李姐遇到了表弟，便问他怎么回事，表弟坦率地说："姐，那就是写着玩儿的。你想啊，我整天累死累活，挣的钱刚够吃饭，多苦闷哪！我在网上放松一下，当一回有钱人，这总不犯法吧？"说完，向李姐借了一千块。

第二天，李姐又登录了表弟的博客，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上面写着：昨天，下岗多年的表姐来找我借钱。看她怪可怜的，我随手就扔给她一万，说不用还了。

（水　滴）

抽大奖

刘欣是个职业女性，下班后还要做家务，让她觉得很累。这天吃完晚饭，刘欣从桌下抱出个饼干罐，上面贴着“抽奖箱”三个字。儿子问：“妈妈，吃完饭要抽奖吗？”刘欣点点头：“聪明，来吧！”性急的老公伸手抓了一个纸条：“哈，二等奖！”儿子也把手伸进抽奖箱：“妈妈，我的是特等奖，奖品是什么？”刘欣笑道：“二等奖是刷碗三天。”

“那特等奖呢？”“每天自己洗袜子。”

这时，老公笑着搂着儿子说：“把纸条扔回去吧，你妈又没请公证员，整个抽奖过程无效。走，打游戏去！”

（小　月）

词汇量的变化

三个小伙子在酒吧里闲聊，最年轻的小伙子说：“我觉得自己的词汇量太贫乏了。”

“别担心，等你爱上了一个姑娘，你的词汇量至少会增加一倍。”热恋中的小伙子答道。

结了婚的小伙子叹口气，说道：“的确如此，而且结婚后，为了找各种借口，你的词汇量又会增加一倍。”

（田　力）

家乡的特色

三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士兵为了庆祝他们的相遇，说好每人带上各自家乡的特色来聚餐。第一个人带来了家乡的火腿，第二个人带来了几瓶家乡的红酒，第三个士兵两手空空，身后却跟着一个人。

那两个人好奇地问：“你带来了什么啊？”

第三个士兵答道：“你们已经看到了，我带来了我弟弟，这就是我们家乡赴宴的特色。”

（水　滴）

本栏欢迎来稿，读者、作者可将有新鲜感、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投寄给我们。来稿一经采用，最高稿费为一则100元。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lujia411@yahoo.com.cn。

钱从天降

这天，董事长气色很好，他告诉席先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杭州的中医，服了几帖药，效果不错，于是，两人就由杭州的中医说到了胡庆余堂，说到了胡雪岩。胡雪岩遭遇官司后，冷静应对灾祸，从容处理身后，说到这些，两人都感慨万分，唏嘘不已。

席先生沉吟良久，说了四个字："财去人安。"董事长一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是啊，钱是好东西，它可以帮你做好多事；钱也是坏东西，它可以害人，如何看待钱，这是人生的大事。接着，席先生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有个姓江的老板，平时乐于施舍，好做善事。有人对他说，《易经》上有句话，叫做"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江老板就把这话给记下了，于是就常常做一些行善积德的好事，比方捐资助学啦，给灾区捐款啦，其实，捐几万、几十万块钱，对江老板来说没啥大不了的，他有钱嘛！

这天，江老板过五十岁生日，寿宴散了，他醉醺醺地走出酒店，突然想起了老家有一个习俗：过去的有钱人，每逢五十、六十整寿，就会拿出一大笔钱散给当地的几个贫苦人，这叫做"送善买寿"，意思是说，富人拿钱给穷人做善事，老天爷就会多给他几年福寿……想到这里，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喝多了酒，江老板竟然从兜里掏出支票本，"刷刷刷"，一连开了三张现金支票，让自己的周秘书出门去，把支票施舍给最先碰到的三个穷人。周秘书吓了一跳，那三张支票的面额可都是十万元一张哪！

老板说的话不能违抗，于是周秘书拿着支票，一路走去，寻找施舍对象。他碰见的第一个人，是一个靠收山货谋生的小贩，小贩每天起早贪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几十里山路，就为了多收几张野兔子皮。周秘书把支票给了他，小贩以为是在做梦，喜从天降，惊得魂都快没了；周秘书遇见的第二个人，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中年男子，蓬头垢面，一手拿着根小木棍，一手提着个蛇皮袋，一看就是个拾荒的；第三个，是一个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他已经在人才市场转悠了三个月，现在身无分文。

钱是施舍了，可天有不测风云，三年后，江老板突然被查出得了肝癌，而且是晚期，花了无数金钱，跑遍了许多有名的大医院，吃了数不清的中西药，最后医生还是无奈地告诉他："出院吧，想吃啥吃啥，想干啥干啥，别生闲气，回家静养吧。"

江老板明白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躺在床上，想到自己年轻时为了追名逐利，在尔虞我诈、步步陷阱的商海里打拼，虽说如今腰缠万贯，可身患绝症，余日无多，钱再多也买不了一条命，悔之晚矣！

江老板想着想着，突然想起三年前自己拿三张支票资助三个穷人的事，如今他时日不多，心里猛然冒出一个念头来：他想亲眼看看那三个人如今过得怎么样了。

家里人劝道：如今自顾不暇，就别再折腾了，可江老板执意要去，幸好，当时江老板曾嘱咐周秘书记下了那三个人的姓名、住址，寻找他们，不是难事。

不久，江老板的车子首先开到了那个收山货的小贩家，那是一座普通的农家小院，周秘书上前敲门，好久，一个老婆婆颤颤巍巍地开了门，一问，她正是那个小贩的娘，周秘书问："老人家，你儿子在家吗？"

"儿子？"老婆婆一听，眼里就掉泪了，"我儿子死了两年多啦……"

江老板和周秘书大吃一惊，问是怎么死的，是不是病死的。老婆婆摇

摇头，说："他是自己把自己害死的啊！"

老婆婆说，儿子自从得了那十万元后，钱存在银行里，日子倒也过得挺安稳的，每隔半个月，儿子都会去一趟青蛇沟，收购山民捕捉到的蛇，再带到城里卖给大饭店。那天，儿子带着蛇笼回城，不料一条竹叶青蛇钻出了笼子，在他的腿肚子上咬了一口。以前收蛇时儿子也被咬过，只要用随身带着的镰刀，剜开腿肚子上的肉，用力挤出毒血，再敷上药草，就没事了。哪想到这一次的情形却大大不同了：儿子卷起裤腿，拿起明晃晃的镰刀，手却突然哆嗦起来，竟然没了下刀割肉的勇气。

这是怎么回事呢？嗨，那个小贩想，以前自己没钱，为了节省几百块钱的抗毒血清，每次都要忍住剧痛剜肉，如今不同了，自己也是有十万身价的人了，凭啥还遭这份罪？于是，他只是挤了挤伤口表面的毒血，简单包扎了一下，准备进城后马上去打抗毒血清。谁知这条竹叶青蛇的毒太厉害了，没过多久，小贩就感到头昏眼花，伤口也变得又肿又黑，他害怕了，这时再想剜肉放毒，却已经连拿镰刀的力气都没有了……

老婆婆抹着眼泪说："是钱害了我的儿子，那十万块钱让他的骨头都变软了。"

江老板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从小贩家出来，他忍不住叹了口气，接着告诉周秘书，再去见见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当年是个拾荒的，听他的邻居说，三年前他发了笔横财，就搬走了。周秘书开着车子找了好久，才找到那个拾荒人的家，那是高档住宅区的一所房子，周秘书按响了门铃，不一会儿门开了，一个打扮得十分妖艳的女子探出头来，嗲声嗲气地问："你们找谁？"

周秘书一说拾荒人的名字，女子的脸色立即变了，她恶声恶气地说："你们找的人不住这里！"说完，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周秘书不知怎么办好，邻居家的一个老头正好经过，见两人在门口发呆，便说："你们找赵总啊，你们来错地方了。"周秘书问到哪里才能找到他，老头摇着头说："你们恐怕很难见到他了。"接着，老头便向江老板说起了那个拾荒人的情况。

那拾荒的，本来是个有头脑的人，当年种过地，养过羊，卖过鸭梨，盖过楼房，钻过煤窑，当过厂长，后来跟人合伙做生意被骗，欠了一屁股烂债，才跑到城里拾荒度日。三年前，天上突然掉下了十万块，他感到机遇来了。他平时就喜欢研究股票，以前是没有本钱，如今有了钱，他就大着胆子，买了一支早已看好的股票，结果恰逢牛市，那支股票暴涨，一下子

就让他赚得盆满钵满。此后他大展拳脚，不出一年，就成了大老板。有了钱，他开始住高档别墅，开豪华轿车，出入灯红酒绿之地，身边的女人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后来他嫌玩股票不过瘾，就斗狗、赌博、走私、吸毒，啥过瘾来啥……最后，他见贩毒更刺激，来钱更快，就一脚踏进了这个无底深渊，结果在一次和毒贩交易时，被早已埋伏着的警察逮了个正着。身败名裂后，身边的酒肉朋友跑得没了影，那些女人也都离他而去，如今他蹲在冰冷的牢房里，等待法律的裁决。

老头说："你们现在想找他，就去市郊的第一监狱吧，听说，赵总贩毒的数量，足够枪毙三次的了。"

离开那个老头后，周秘书见江老板脸色很难看，便劝他回去，江老板沉默了好久，还是决定要去见见第三个人，也就是那个大学生，但是这次却不顺利，周秘书开着车找了好久，回来告诉江老板，那个大学生早在几年前就离开了这里，无处寻找了。

江老板心情很低落，加上病情反复，回去后就一病不起了。这天，江老板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突然有人轻轻敲门，家人打开门，只见一个小伙子提着果篮问："请问这是江老板的家吗？" 家人问他是谁，小伙子说，他就是三年前受过江老板资助的那个大学生，他偶然听说江老板病重，特意来探望。

江老板正躺在里屋的床上，他听见了，赶紧让家人把小伙子让进屋来，见小伙子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看来日子过得不错，江老板不禁高兴地说："看来我那十万块钱总算没白花……"

小伙子一头雾水："十万？什么十万？"江老板奇怪了，三年前，他不是让周秘书资助了小伙子十万块钱吗？小伙子一听却直摇头："您大概记错了，不是十万，是一百块。"

小伙子说，那年他找不到工作，身上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就在这个时候，江老板让周秘书给了他一百

元，还安慰说，人生遇到挫折是常事，只要努力不懈，生活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江老板一听目瞪口呆，怎么会是一百块呢？他让家人把周秘书找来，可是周秘书没来，公司的门卫却来告诉江老板：刚才周秘书慌里慌张地提着一个行李箱，开着车往机场方向去了。

江老板傻了眼，他没想到自己一向信任的周秘书，竟然瞒着自己私存了那张支票，如今眼见露了马脚，竟然弃他而去。就这么三张支票，周秘书就敢私存了一张，可见他平时揩的油绝对少不了，可自己竟然毫无察觉……

就在这时，交警队打来电话，说周秘书在去机场的途中，由于超速驾驶，和一辆卡车追尾，已经当场身亡。

江老板听说这个消息，愣了半晌，终于长叹一声，自言自语地说：“天意啊！”小伙子不懂，问是什么意思，江老板却连连摇头，没有开口。

其实，江老板之所以一心想找到当年资助的那三个人，是因为他们家乡“送善买寿”的习俗里还有个讲究：那些平时做了好事的有钱人生重病时，要把那些受过施舍的穷人找来，让他们对着病人说一些祝福的话，“长命百岁”啦，“多福多寿”啦，这样病人就可能转危为安，可如今，当年拿了那三张支票的三个人，两个死于非命，一个蹲了大牢，谁来为江老板说祝福的话呢？

（本期作者：于　强）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征稿启事

“新一千零一夜”是本刊“红版”的重点栏目，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红版”编辑部热忱欢迎作者惠赐原创佳作，要求：1. 题材不限，能以较新的视角反映生活，立意独到；2. 核心情节新鲜、奇巧、生动；3. 篇幅在2000字左右。来稿可从邮局寄发，也可发电子邮件，请在信封或电子邮件的主题栏内注明“新一千零一夜”字样。红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见第43页。

·东方夜谈·

这是一场在人与机器之间展开的厨艺PK，双方势均力敌，各不相让。最终谁输谁赢？结局令所有人瞠目结舌……

机器人神厨

■谭必久

长城饭店的厨师们听说张老板要买一台机器人来做菜，开始大家都不相信，直到张老板让工程师将一台机器人搬进了操作间，他们还半信半疑：这么一台机器，能做出花样百出、色佳味美的菜肴吗？

谁知刚给这台机器人通上电，它竟朝大家深深鞠了一躬，四平八稳地用电子语音开口道："初来乍到，请多多关照。"

有个小厨师忍不住答了一句："你好。"首席大厨李师傅白了他一眼，说："你还真把它当人啦！"不料机器人马上答了腔："请注意文明用语，我与你们一样，也是厨师。"

这一下大家可乐开了，有人问它会做多少菜，它竟说，可以做一万多种世界各国的菜式。大家不相信，说它吹牛，它晃了一下肩膀，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小厨师说，那就炒一个鱼香肉丝吧。机器人二话不说就上了灶，只见它从一排排的瓶瓶罐罐中，飞快地选出了正确的调料，眨眼间就把各种原料整整齐齐切好，然后拧开煤气，将油锅热到火候，一样样放下作料……一会儿工夫，一盘香喷喷的鱼香肉丝炒好了。

几个厨师看得目瞪口呆，尝了尝，味道还真不错。工程师得意地告诉大家，他们公司研制的这种烹调机器人，能将作料按最佳比例投放，温度火候也能控制得恰到好处，整体速度比人工快三倍。它还有自动学习功能，没做过的菜只要看一遍就可以复制，所以，它的商标就叫"神厨"牌。

小厨师想了想，说："可它不会像

我们一样颠勺，我们炒菜时讲究将锅里的菜在空中翻来翻去。”没想到机器人接了一句：“花架子。”让在场的厨师们又好气又好笑。

就这样，机器人在长城饭店当上了厨师。刚开始，厨师们只觉得它好玩，没想到过了几天，食客们纷纷点名要吃“神厨”做的菜，反而将几个厨师晾在了一边，尤其是首席大厨李师傅，堂堂的高级厨师，竟不如一台机器人，在干活儿的时候他就免不了发发牢骚，谁知机器人听到他发牢骚，一边炒菜一边说道：“好好干活，别发牢骚，小心老板炒你鱿鱼。”把李师傅气得直瞪眼。

不过，“神厨”也有被冷落的时候，张老板为了赚钱，悄悄地给饭店的VIP客人提供野生动物，他怕机器人看到以后，嘴上没把门的，把这事传出去，便吩咐厨师们烹饪野味时，别让机器人看见。不过，“神厨”也很聪明，一次它偶然撞见李师傅在宰杀猴子，就问：“您这是要做什么菜呀，我怎么没见过？”李师傅冷笑道：“可惜你是个铁家伙，要不也可以将你做盘菜。”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时间久了，李师傅越来越讨厌这个机器人同事。说起来，李师傅在厨艺界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很有几道自创的拿手好菜，好多食客就是冲着他来吃饭的。现在倒好，食客们都冲着“神厨”去了，哪里还记得他李大厨哟！一气之下，李师傅找到张老板，提出要与机器人PK，来一场厨艺大比拼。消息传开，电视台主动找上门来，要求进行现场直播。张老板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简直就是免费广告，何乐而不为，满口答应了。

比赛这天，一切准备就绪，可“神厨”却闹起了情绪，迟迟不愿出场，张老板问它为什么，它朝李师傅指了指，说：“既然是正规比赛，为什么他有这么高的帽子，我没有？”大家一听，哈哈大笑，赶忙找来一顶厨师帽给它戴上，“神厨”这才出了场。

比赛的第一个项目是知识问答。主持人先问了李师傅几个烹调方面的

问题，他对答如流。轮到“神厨”时，它从自己的数据库里调出了答案，一字一句地念出来，连标点符号也不错。李师傅算是勉强与它打了个平手。

抢答时李师傅就不是“神厨”的对手了，每次主持人念题目的话音刚落，“神厨”就将标准答案念了出来，这一轮，李师傅一分也没得到。

第三个比赛项目是烹饪规定菜肴，没想到李师傅输得更惨。规定菜品是麻婆豆腐、牛肉丸子、松鼠鱼三个菜，李师傅的第二个菜还没下锅，“神厨”的三个菜已经热气腾腾地端到评委面前了。五位评委尝了神厨做的菜，色香味俱全，竟挑不出一点毛病，于是给了满分。而李师傅的三个菜，评委先后点出了麻婆豆腐里的花椒有点抢味、牛肉丸子不够嫩、松鼠鱼不够脆等毛病。李师傅只好将宝押在后面的自选菜上了。

为了这道自选菜，李师傅在家里琢磨了好几天。比赛开始了，他先是用冬瓜、南瓜雕出亭台楼榭，再将削薄的蘑菇染上菠菜汁，就成了一片片荷叶，然后将这几样东西放入用母鸡、松茸熬好的清汤中。更绝的是，他又将龙虾肉捣成泥，和上蛋清，做成一条条活龙活现的小鱼，一道“荷塘春色”的菜就完成了。他这道菜一出来，就获得满堂喝彩。

下面轮到“神厨”了。主持人问它的自选菜是什么，“神厨”胸有成竹地回答道：“香酥仁。”

主持人笑问：“能介绍一下具体的做法吗？”“神厨”说：“这菜的名字是我自己想的，做法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原料嘛……”“神厨”四处看了看，突然将主持人一把抓住，说：“我看您就很合适！”

台下的观众都笑了起来，主持人也以为“神厨”在开玩笑，倒也很配合，没想到“神厨”抱起她，走到烧开的油锅前，举起两只机器手臂，就要把主持人朝锅里放，吓得主持人扔下话筒大声尖叫，拼命挣扎起来。要不是旁边的工作人员眼明手快拉住她，主持人还就真的被放进油锅里，给炸上了。

忙乱过后，大家细细一品，这才

网络购物搞笑语录

◆ 买家：老板，什么手机最耐用？
卖家：只有相对耐用的，没有绝对耐用的。
买家：为什么？
卖家：你见过谁家有祖传的手机？

◆ 买家：老板，你卖手机赚钱吗？
卖家：那是相当的赚。
买家：那一个月能赚多少？
卖家：你先买部手机，让我赚点钱，把昨天的饭钱结了再告诉你。

◆ 买家：老板，能不能帮我挑一部最好的手机？
卖家：好的，我把几百部手机组织起来，让它们先海选再PK。

◆ 买家：老板，这个手机有红色吗？
卖家：没有，厂家没有出过。
买家：哎，我是女孩想要红的，怎么办呢？
卖家：你可以定做。
买家：真的吗，要多少钱？
卖家：一部倒不要多少钱，就是5000部起定。

◆ 买家：请问你们售出手机之后，用什么方法保证质量？
卖家：祈祷。

◆ 买家：大哥，我发觉你好酷。
卖家：那还用说，你去论坛看看，我是本年度十佳最酷卖家之一。
买家：这也有评的？
卖家：当然了，哪个行业不评点先进？

（推荐者：喜　全）

明白过来，什么“香酥仁”，原来是“香酥人”啊！

现场顿时一片大乱，几个评委将“神厨”强行按住，有个评委气愤地说：“你这是做的什么菜，这不是吃人吗？”

“神厨”不服气，还在争辩：“这是我参加比赛的创意，人为什么不能吃？我的同事们经常拿猴子来做菜，我看猴子和你们人长得差不多，但人比猴子要嫩得多，过个油起上酥，加上葱姜蒜，肯定比猴子好吃，这就是我的自选菜！人可以吃猴子，为什么——”它还要说下去，可身上的开关被赶上台的工程师给紧急关上，便站在那一动不动了。

后来，机器人公司紧急召回了已投入市场的全部“神厨”牌机器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多少饭店偷偷给客人提供野味，要是具有自动学习功能的“神厨”学到怎样烹饪猴子的话，它们根本就分不清基本形状相同的人与猴子之间的区别，要是真的做出一盘“香酥人”来，那可就惨了。

最后，机器人公司决定不仅要为“神厨”增加识别人的程序，而且还增加了严禁烹调所有野生动物的程序。令人想不到的是，长城饭店的这台机器人在增加程序的时候，竟说了一句：“请加上一条，也不能烹调我自己。”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眼下，“抄底”成了生活中的一个时髦词儿。“楼市抄底”、“车市抄底”……那么，找媳妇也能“抄底”吗？咋不能呢！不信，你看看——

爱情抄底

□红　英

抄　底

李友是个老好人，跟着铁哥们张朋学炒股，亏得一塌糊涂，原指望炒股赚笔钱买房娶媳妇，看来这个梦要破灭了。

李友刚进单位的时候，未婚女职工像满树的桃李，伸手就能摘到，后来被一些眼明手快的家伙一个个摘走，现在同科室的，只剩下杨花这个单身女，算是一颗仅存的果实。不过对李友这个穷光棍来说，这颗果实却可望而不可摘：杨花有一副好身材，常为商家做模特，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天生就是做“豪门贵媳”的料。前些天，听说她果真钓到了一只“金龟”，货真价实，是亿万富翁的公子，两人正爱得热热火火。

前不久单位派李友出差，晃悠了半个月才回来，一进门就被张朋一把拽住，李友问：“朋哥，有什么新指示吗？”张朋的小眼睛闪烁着诡异的光，说：“你知道杨花的事吗？”

李友问：“杨花什么事？是不是金龟收进坛子里啦？”

张朋哈哈一笑：“啥金龟呀？假的，是个骗财骗色的家伙！幸亏杨花识破得早！”接着，张朋又压低声音说：“伙计，你的机会来了！这段时间，杨花的情绪可低落了，她逢人就说，她在‘豪门婚姻’这条路上，折腾够了，现在她大彻大悟了，只要有一个实在爱她的人，有一处遮风蔽雨的地方，有一日三餐，她就别无所求了！”

李友疑惑地说：“朋哥，你讲这些

做啥呀？”

“抄她底呀！”张朋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你想想，由‘亿万豪门贵媳’的标准，一下子暴跌到‘遮风蔽雨、一日三餐’，这不正是你入场抄底的大好时机吗？”

李友结结巴巴地说：“朋哥，我、我怕是不行吧？”

张朋说：“放心，朋哥的判断错不了，包你抄底成功！一年内，朋哥喝你的喜酒。”

第二天，张朋就给杨花挂了个电话，约杨花和李友下班后在酒吧里小酌一番。三人聚齐后，张朋正在点菜，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张朋对着手机“哇啦哇啦”了几句，带着一脸歉意，对杨花说：“真对不起，我有点急事要去一会，你们先聊。”说完抬脚走了。

杨花望着匆匆离去的张朋，说：“朋哥鬼点子不少，原创的却不多！”她回过头冲着李友冷笑：“多好的机会啊！有什么知心话儿，你就说出来吧！”

李友本来就没有信心，被杨花一奚落，额头上沁出汗粒来。杨花接着说：“你说，是不是朋哥唆使你趁我情绪低落，趁虚而入？”

李友没想到杨花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伎俩，脸上的汗珠就像小虫子在爬，支吾了几句，就想开溜。杨花忽然长叹了一口气，说：“实话对你说吧，其实朋哥猜得不错，我现在理想中的男友，就是你这种憨头傻脑的！”

李友对杨花的话琢磨不透，不敢开口说话。

杨花问：“你说，我合不合适？”李友稀里糊涂地回答：“合适，合适！”杨花说：“既然合适，咱俩就试试，看能不能凑合在一起。”杨花站了起来，挽住李友的胳臂，李友快要晕过去了，慌乱中不禁高兴地想：朋哥判断得不错，抄底成功了！

被套

李友和杨花热火朝天地恋起爱来。李友想：虽然杨花只有“遮风蔽雨、一日三餐”的要求，但自己不能亏了她呀！炒股还剩下点钱，加上父母卖小麦汇来的钱，能凑个五六万，买套五十平米的小房，估摸付个首付差不多，小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一点，“一日三餐”还是有保证的。于是，李友把买房的想法给杨花作了“汇报”，杨花说：“行啊！我这里有些钱，你去挑选个合适的房吧。”李友慌忙说：“不不！这种大事，还得你亲自去操办呢！”李友把钱塞给杨花，杨花说：“那好吧。”

一个星期后，杨花开来一辆“奥迪”车，约李友出去转转，李友问：“这车哪来的呀？”杨花说：“能哪来的？租来的呗。”

杨花熟练地驾着车，向郊外驶

去。半个小时后，小车从一处庄园式的大门开进去，李友一看，这是一片新开发的别墅区，坐落在小山丘间，虽然有点荒凉，景致还是不错。杨花停住车，指着坡地上的一栋小房说："这就是我选的一套小面积别墅房，已经签约付了定金，明年就能交房呢。"

李友像突然挨了一闷棍，脱口问："这要多少钱？"杨花说："面积小，档次又低，能要多少钱？一百五六十万吧。"

李友目光呆滞地望着那栋小房，语无伦次地说："这、这是什么房啊？"杨花说："是呀，的确是不太中意，要是在几个月前，我也看不上这房呢！"

杨花站住了，盯着李友，认真地说："不瞒你说，我一直想嫁入豪门，过珠光宝气、一掷千金的贵妇人生活，但是，几年来我走过的崎岖路，使我领悟了很多东西。"

杨花动情地说："我想，我们住不起亿万豪宅，住这种小别墅房，一样能安身立命，一样能遮风蔽雨！你说是吗？"

杨花说着一手拉住李友，一手指着那辆"奥迪"车："我们买不起价值千万的豪华跑车，但这种几十万的车，一样在路上兜风！"

说着说着，杨花的情绪激动起来："我们不能天天进海鲜大酒楼，但我们可以请一个好厨师，在家里一样能做鲍鱼羹、海鲜汤，一样是一日三餐！亲爱的，你说是吗？"

李友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他突然有点想哭。杨花奇怪地望着他："你怎么啦，哭丧着脸？"李友苦笑着说："我是被你的话感动的！"

李友真的很"感动"！别的不说，单是这栋"低档次"的别墅房，他就要供一百五十年的月供！看来，他就是挣断筋骨，也不能实现杨花"遮风蔽雨、一日三餐"的标准！这是"抄底"吗？拿股民的话说，这是抄在"高

山”上了，下面是万丈深渊呢！

一阵山风吹来，李友顺势擦掉了眼角上的泪。杨花问：“你落泪了？”李友说：“不，是两颗眼屎！”

踏空

李友把杨花买别墅的事，和她说的那些“交底”的话，给张朋讲了。张朋听后许久没有做声，最后说：“这是我判断失误，看来，你真的是抄在半山腰上，给套住了！”李友说：“该怎么办啊？”张朋说：“套住了，只有趴下不动！”

“趴下”可以，“不动”可不行！按购房合同，很快要付首付，而杨花又发了话，说最近车价掉得很厉害，她想去车市抄个底。正在李友一筹莫展的时候，来了根救命稻草：领导又派他出差。办完了事，突然接到张朋的紧急电话，要李友回来后立即和他见面。

李友匆忙赶到张朋家，张朋劈头就是一句话：“好了好了，你可以解套了！”看李友还不明白，张朋说：“你知道咱们隔壁科室的柳絮吗？最近她父母逼婚逼得可厉害呢，柳絮对我说，她也不想再折腾了，只要有适合的人，哪怕就是租一间房，也要尽早成个家。”

“柳絮还说：什么样的人合适呢？像李友，人就不错呀！论模样，长得有鼻子有眼；论品行，老实巴交都出了名，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穷日子也过得甜蜜蜜！”

李友听着听着，两眼就湿润起来，心也在怦怦地跳，他说：“朋哥，你的意思是——”

“这才叫底，真正的历史大底！你想想，她啥都不要，租一间房，立即就能成婚！抄这个底，可以说是瓮中捉鳖，万无一失！”

李友说：“可是朋哥，你知道，我已经被套住了！”

张朋果断地说："两句话：割肉斩仓，止损出局！眼下正是解套的好机会，有什么好犹豫的！一个月内，朋哥喝你的喜酒。"

的确，"止损出局"是唯一的出路，拖下去不是办法，而且，眼前的机会也不能错过。李友找到杨花的一个要好女友，拐弯抹角，请她转告杨花，说自己人穷志短，以后她会后悔的。李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杨花的答复，几天后，女友带来杨花的回话，说杨花感谢李友对她的提醒，还称赞李友，说他是个大好人！这下子，李友算是解套了。

接着，张朋又如法炮制，邀请柳絮到酒吧"小聚"。然而，这次的如意算盘却落了空，柳絮没有应约，她正忙得不亦乐乎。张朋和李友一打听，两人都傻了眼，明白点说，李友晚了一步，踏了个空！

原来，柳絮把底一亮出来，抄底的光棍队伍就蜂拥入场，那底也越抬越高，竞争中，有个同事以一套三居室的新房另加一小笔存款捷足先登，而李友呢，在节节高涨的"底线"下，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而在这个时候，一个小暴发户也顺势抄了杨花的底，他轻松地付了别墅的钱，给杨花买了辆"奥迪"车。至此，单位仅存的两颗果实终于落地，树底下只剩下李友这样的穷光棍，在那空晃悠。

事后，张朋愧疚地对李友说："你不埋怨我吧？"李友说："埋怨个啥呀？我仍然感谢你！"李友说的是实话，他真的不埋怨。如今，股市法则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是爱情，真的也能照此办理吗？李友陷入了沉思中……

（题图、插图：谭海彦）

·本刊信息传真·

为广大故事作者提供免费进修机会

本刊第十四期故事创作研讨班招生

为培养故事创作的骨干力量，本刊将于2009年5月在上海举办"《故事会》第十四期故事创作研讨班"，将邀请有培养潜力的新作者来沪学习。会议期间，编辑部将组织各类富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学习活动，使参加学习的作者在故事创作方面取得新的成效，从而缩短作为一个故事作者的成熟周期。凡录取者，差旅食宿等费用均由本刊承担。

参加研讨班的条件：编辑部以培养故事创作人才为目的，所有报名者，不论资历，公平竞争，以作品和创作潜力为衡量标准。具体为：1.提供本人创作简历一份；2.提供数篇新创作的故事；3.需注明本人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

本期研讨班的报名工作正在进行中，报名截止期为2009年5月15日。

报名方法：1.从邮局寄发，请在信封上注明"参加研讨班"字样，本刊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2.从网上传递，可发至各责任编辑信箱，请在主题上注明"参加研讨班"字样。本期责任编辑的信箱是：lujia411@yahoo.com.cn

为尊严

□郭 选

新建的历史纪念馆门口竖着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几个大字：请勿携带宠物进入馆内。

一个珠光宝气的妇人，牵着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手里牵着一只穿红戴绿的小狗，旁若无人地向馆内走去。

一位中年保安忙伸手拦住他们，彬彬有礼地说道："夫人，馆内不准带宠物，请您还是把小狗留在外边吧！"妇人白了他一眼，不屑地哼了一声，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保安又跨出一步，拦在他们面前，并俯下身去，亲切地对小男孩说："小朋友，带小狗到里面去不好，先把狗放在外面，好不好？"

"不好！"小男孩直截了当地尖声回答，同时厌恶地后退一步。

"我们带着狗狗怎么了？我们的安尼干净着呢，它比有的人还要讲卫生呢，是不是，安尼？"妇人抚摸着小狗，鄙夷地看着保安说道。小狗很懂事地汪汪叫了两声，好像在回答女主人。

保安还是耐心地解释着："我们纪念馆有这个规定，一来是怕宠物乱跑损坏文物，二来是表示对死难者的尊重……"

妇人厌烦地挥挥手，高声叫保安让开，保安的语气虽温和，态度却很坚决，总之，就是不准她带狗进去。妇人恼了，拉着小男孩要走，说，什么破纪念馆，我还不稀罕瞧呢！但小男孩不想走，说要看坦克、看大炮、看

机关枪。

妇人见孩子吵闹，觉得就这样走了，实在下不来台，于是转过身，二话不说，径直往里闯。保安坚持原则，站在他们面前，就是不让开。妇人用手猛地推搡保安："让开，横什么横，赶快让开！"小男孩也冲上去，用小脚踢着保安："狗！看门狗！滚开！"

后面等着进馆的游客都看不下去了，纷纷谴责这对母子。妇人骄横地说："我孩子说他是狗怎么了？告诉你们，他还真是我家喂养的看门狗！这个纪念馆不就是兴邦集团捐建的吗？我老公就在兴邦当经理！我打一个电话，马上就能让他卷铺盖滚蛋！馆长，叫你们的馆长来！"

馆长额头冒汗地跑了过来，妇人斥责他道："你这个馆长是怎么当的？请了这样的保安！"馆长看看保安，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他为难地转向妇人，先向她道歉，然后再三解释，又叫人抱来一个大纸箱，铺上棉絮，承诺一定会好好照顾小狗。妇人看威风已经耍得差不多了，又看看背后一双双愤怒的眼睛，这才答应把小狗留在馆外。馆长小心翼翼地把小狗放进纸箱，妇人握握小狗的爪子，对它说声拜拜，然后趾高气扬地进去了。

几个小时后，这对母子出来了，他们来到纸箱前，呼唤小狗，可令他们吃惊的是，小狗直挺挺地躺在纸箱内，一动不动，任他们怎样呼喊，就是没有一点反应。

"安尼，我的宝宝，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妇人焦急地呼唤着。小男孩更是把小狗抱在怀里，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别叫了，小狗被我掐死了！"一旁的中年保安冷冷地说。

"什么？"妇人脸色苍白，戴着钻戒的手指向保安，气得声音都打颤了，"你竟然敢把我的安尼杀死……你、你、你……"

保安平静地回答："不就是一只小狗吗？有什么敢不敢的，即使你牵来一条大狼狗，我也照样能掐死！"

妇人恼怒了："你真是个乡巴佬！大狼狗怎么能和我们高贵的安尼比！我们安尼值多少钱，你知道吗？"

保安把手伸进口袋："到底多少钱，说个数吧，正好，我这个月的工资刚发……"

"呸！"妇人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就凭你那点工资，一辈子也赔不起！"小男孩在旁边应和着："安尼是从伦敦抱回来的，值好多钱呢！"

妇人不再理会保安，扭过身去打电话，娇气中带着骄横："老公，有人欺负我，把我们的安尼害死了！你赶快来，多带几个人来！我在哪里？就在你们捐建的大屠杀纪念馆门口……"

接着妇人挂上电话，转头对保安说："你等着！今天你不赔钱，我和你没完！"正说着，妇人眼前突然出现一张纸条，保安说："这张支票，除了买狗的钱，其余的是精神损失费，够不够？"

妇人诧异地接过来，仔细看看，的确是张银行支票，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个惊人的数目。她低头看看支票上的签名，再抬头仔细看看眼前的保安，脸色突然就变了，结结巴巴地说道："您、您是冯总……我在公司酒会上远远见过您一面，您、您穿着这身衣服，我刚才没有认出来。对不起对不起……"

小男孩不满地朝妈妈喊："他杀了我们的安尼，你咋还对他说对不起？"妇人慌忙捂住男孩的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兴邦集团的总裁啊！快叫冯总，冯叔叔！"小孩的反应毕竟没有大人快，小男孩歪着头看了好大一会，才说道："你真的是总裁？那你怎么在这里当保安？"

冯总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而是蹲下身来，问小男孩：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小男孩想了想，想不起来。冯总又指指纪念馆，提示他，孩子这才想起来，说，今天是大屠杀纪念日。

冯总脸色庄重地说道："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在那场大屠杀中被杀害的，今天是他们的忌日，我在这里给他们站一天岗，不合适吗？"

妇人连声说"合适合适"，冯总又想起什么，就问妇人，刚才她说她老公是兴邦集团的经理，是哪个经理。妇人面红耳赤地说，他只是东城分公司的经理。为了掩饰尴尬，她把那张支票塞到冯总怀里，说什么也不要。

就在他们推辞的时候，小男孩突然喊道："妈妈，快看，安尼又活了！"果然，小狗张开了眼，紧接着从地上爬了起来。冯总笑了一下说："我哪能真把它掐死，只不过让人给它打了个麻醉针而已。狗没有错，错的是人啊……"

"我这样做，只是想对你们说一句话。"冯总蹲下去，对正在亲热地抚弄着小狗的男孩说，"孩子，记住，无论以后你多有钱，心中都要保存一份敬畏：有些话不能说，比如随便称别人为狗；有些场合不能放肆，比如这里……"

说话的时候，冯总的手指着纪念馆，小男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就在这时，传来一阵喧哗，有人大声喊叫着："那家伙在哪里？找出来废了他……"

冯总叹息着摇摇头，妇人的脸上白一块红一块……

（题图、插图：刘斌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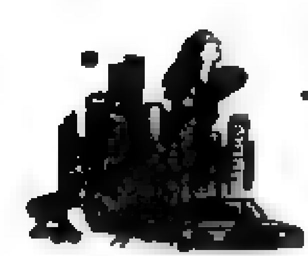
·本刊信息传真·

《青春读本》和《滴水藏海》再次面向全社会征稿

《青春读本——感动中学生的100个故事》和《滴水藏海——300个3分钟典藏故事》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被读者誉为"能真正打动中学生心灵的好书"、"能让中学生懂得许多道理的教材"。根据广大读者的建议，编辑部决定继续编辑《青春读本——感动中学生的100个故事》和《滴水藏海——300个3分钟典藏故事》。为此，再次面向全社会征稿，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中学生们，将你们在各类报纸、杂志、网络上读到的最感人和富有哲理的作品推荐给我们。

推荐稿要求：1．立意：清新隽永，富含真情至理，读之令人经久难忘；2．内容：以叙事为主，一篇作品中要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情节或细节；3．字数：一般不超过2500字。

推荐稿请务必注明稿件的出处（最好能注明原作者、发表日期和出版单位），并请写明推荐者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所荐作品一旦入选，每篇即付推荐费50-100元。推荐稿请寄：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编辑部，邮编：200020。网上来稿请发以下信箱：wulun@vip.sohu.net。征稿截止日期为2009年8月31日。推荐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过时的绝招

□郭振宇

老李是做建材生意的，有一笔三十万元的欠款一直要不回来，老李很闹心，他不想打官司，打官司拖的时间长，还要给律师钱。他也找过讨债公司，但对方的后台很硬，去讨债的人不敢招惹人家，钱都没有要回来。

一天，老李在报纸上看到一条小广告，上面说可以帮人讨债，不涉黑不动武，成功率是百分之百。老李觉得有点意思，马上和讨债人取得了联系，讨债人自称叫何大顺。很快，何大顺应邀来到了老李的公司，老李一看何大顺，不禁一皱眉，在老李的印象里，替人讨债的应该五大三粗，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这样才有威慑力，这个何大顺却面黄肌瘦、形象猥琐，老李问："你们讨债的一共几人？"

何大顺说："只有我一个。"

老李又问何大顺有什么背景，何大顺告诉老李，他什么背景也没有。老李听了，又皱了皱眉。

何大顺看出了老李的心思，说道："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你只要把对方的地址和姓名告诉我，我自有绝招把钱给你要来。"

"什么绝招？能否告诉我一下。"老李暗想，这家伙不会是用爆炸一类的恐怖方法讨债吧？如果弄出了大事，自己也会受牵连。

何大顺微微一笑："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弄出乱子，我讨债全凭三寸不烂之舌，只需跟欠债的讲上十分

钟，保证解决问题。”

老李不信，哪有这么神奇的事？何大顺又嘿嘿一笑：“你就等好消息吧。再说，即使讨不回来，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老李一想也对，死马当活马医吧，他决定让何大顺去试试，并和何大顺约定好了佣金的数目，佣金为欠款金额的百分之三十，钱要回来后再付佣金，商定后，何大顺走了。

老李对何大顺没抱多大希望，但出乎老李意料的是，第二天何大顺就打来了电话，说钱要回来了，已经打到老李公司的账号上了，要老李去查看一下。

老李很惊讶，这么快就解决了？他有点不敢相信，赶到银行一查，那笔钱果然已经到账了，老李高兴得跳了起来，这老何太厉害了，自己要了三年也没要回来的债，这家伙一天就搞定了，难道他真有什么绝招？可高兴过后老李又沮丧起来，他想起来，还要给何大顺佣金呢，三十万元的百分之三十那可是九万啊！老李实在很心疼，他决定先拖几天再说。

过了两天，何大顺打电话来催款，老李还想抵赖：“哎哟，我说老何，这事可真不巧，我的账户被封了，现在实在拿不出钱来。”

何大顺说：“看来你是想赖账了，你也不想想我是干什么的，明天我去你公司，只需三言五语，你就会乖乖把钱给我，还敢赖我的账？哼！”说着挂断了电话。

老李不敢大意，立刻喊来了保安，告诉保安这几天一定要把住门，陌生人一律不得进入公司。

第二天，老李刚到公司，就听见外面有人嚷嚷：“你不能进，我们老板不在。”接着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何大顺走了进来，两个保安跟在后面嚷着不让进，却都不伸手阻止。

老李暗骂保安没用，嘴里却说：“是老何啊，快请进！”又训斥保安，“这是我的客人，怎么能不让进来？”挥挥手把保安轰了下去。

何大顺却不给面子，直接戳破了老李的把戏：“是你告诉保安不让我进来的吧？他们没挡住我，这也不怪他们，他们挡不住我。”

“哪有这事？你是我的贵客，你帮我要回了三十万。”老李还没说完，何大顺接着话茬说：“你还知道我帮你要回了三十万？佣金什么时候给我？”

“我不是和你说了吗？现在实在没钱，账户被法院封了。”

何大顺一摆手，打断了老李：“你知道这三十万我是怎么要回来的吗？”

老李一直对这事很好奇，忙问道：“你怎么要回来的？”

“我只告诉欠你钱的人一件事，他就立刻答应给钱了。”

“你告诉他什么了？他有什么把

柄在你手里吗？”

“我又不认识他，哪有什么把柄？我告诉他，我是艾滋病患者，我有很多办法让他也染上艾滋病，还向他展示了化验单，那家伙连化验单也没敢接，在我手里看了一眼，就答应给钱了。”

“你知道我刚才是怎么进来的吗？我告诉保安我有艾滋病，你看他们俩，连碰我一下都不敢，哪敢拦我？这是我的化验单。”说着，何大顺从兜里拿出一张化验单，递给老李，“你看看是真是假。”

老李没敢接化验单，他看着何大顺发黄的脸，觉得这个何大顺说的十有八九是真的，这事只能信其有，不能信其无，于是忙说道：“我给，我马上给你钱。”老李从抽屉里拿出了两万元钱，“我只有这么多现金，余下的七万我马上叫人打到你的卡里去。”

“我说的没错吧？几句话就搞定了。”何大顺收起了钱，刚要往外走去，老李喊住了他：“老何，等一等。”

何大顺停下了脚步，老李说道：“我还有一笔债，十万元，这笔债很复杂，本来我不想要了，既然你有这个能耐，你愿意去要吗？”

“当然可以，告诉我姓名地址。”

“哦，地址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找到后我给你打电话，你先走吧。”

何大顺说：“不是想不起来，是一分钟也不想和我在一起吧？我理解，我不正是靠这个吃饭的吗？”

何大顺走后，老李立刻喊来了保洁员，让她把这个房间好好消消毒。收拾完，老李给何大顺打了电话，把欠债人的地址姓名告诉了他，欠债人叫韩超。

第二天，何大顺找到了韩超，说明了来意，韩超说：“我是正当生意人，绝不赖账。当年老李跟我做买卖时以次充好，所以我扣了他一部分货

款，他可以去法院告我，如果法院判他赢，我一定给他钱。”

何大顺很不耐烦：“我不管这些，我只负责讨债，你给不给钱吧？”

韩超说：“你这人怎么不讲理？他卖给我的是次品，我不能给你这钱。”

何大顺亮出了杀手锏，拿出化验单拍在桌子上，“你看看这个，我有艾滋病，我有的是办法把病传染给你。”

韩超脸色一变：“你有艾滋病？你用这么卑鄙的方法要钱？”

“没办法，我也得生活啊！给钱吧。”

“我说过了，我不能给这钱。”

突然，何大顺从包里拿出一个飞镖，猛地向韩超抛去。两个人坐得很近，中间只隔了一张办公桌，韩超根本来不及躲开，飞镖尖又细又长，一下子扎进了他的胳膊里，韩超一惊，拔出飞镖扔到桌子上，喝道：“你干什么？”

何大顺哈哈一笑：“害怕了吧？别担心，这只飞镖上没有艾滋病的病毒；我只想吓吓你，这回给不给钱？”

“卑鄙！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何大顺眼一瞪：“我看你是要钱不要命了，我讨了两年的债，头一次碰到你这样的滚刀肉，看来不跟你动点真格是不行了。”说着，何大顺把那只飞镖从桌子上拿了起来，照着自己的胳膊狠狠扎了下去，然后把飞镖拔了出来，对着韩超晃了晃，“你再不给钱，我可就不客气了……你想一想，要是这只飞镖扎到你身上会怎么样？”

面对威胁，韩超反倒笑了笑：“尽管扎吧，我不怕你这套。”

“你不怕？你不怕得艾滋病？”

韩超镇静地说：“当然不怕，我自己就是艾滋病患者，你扎不扎，我无所谓。”

何大顺惊呆了，他看了看手里的飞镖，他清楚地记得，这只飞镖先扎进了韩超的胳膊，又扎进了他自己的胳膊，他声音发颤，问道：“你说什么？你有艾滋病？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谁会编这种假话？你怕什么？同病应该相怜嘛。”

何大顺目瞪口呆，愣了半天，才带着哭音说：“可我没有艾滋病啊！”

这时，公司的保安闻讯赶到，拉起了瘫倒在椅子上的何大顺，何大顺突然清醒过来，挣扎着说：“我、我要去医院，检查身体……”

韩超笑道：“你还是去公安局吧。告诉你，其实我根本没有艾滋病，我刚才是将计就计。”看着何大顺半信半疑的样子，韩超鄙夷地摇了摇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了解，日常接触不会感染艾滋病毒，你能吓住某些人，但吓不住所有人。知道你失败在哪吗？你的讨债‘绝招’，过时啦！”

（题图、插图：谭海彦）

致命路线

□李子胜

方教授从农业大学退休，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家乡百里滩。家乡变化很大，以前靠海吃海的小渔村，现在已经是个海洋化工城市。县委办公室主任魏兵是方教授以前的得意门生，听说恩师回家乡了，他第一时间为恩师接风。

三杯酒下肚，魏兵的手机突然响了。魏兵离席接电话，好久，他才回到座位上，表情已不像刚才那样轻松。方教授关切地问："有事吗？"魏兵叹了口气，说："是副县长找我，也没什么急事，两个月后，县里招商引资来的一个工厂要举行开工剪彩典礼，县里要求搞得有特色、出新意，我就为这个发愁呢！"

方教授哈哈大笑，说："这事老师可以帮忙，来，你先干一杯，我立马告诉你！"

魏兵半信半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方教授说："这样的典礼我以前也策划过，无非图个喜庆。如果典礼进行的时候，有一对信鸽从天而降，脚环上系着小彩带，写些祝福的话，不是很有新意吗？这叫喜从天降。"

魏兵顿时笑逐颜开："太巧了，听说投资这家厂的王总就是个信鸽迷，这么办效果一定很好，县长还希望他再投资一个大型炼油厂呢！就是时间紧迫，这样好的鸽子，去哪里找啊？"

方教授说："亏你还是我的学生，你忘了？我是研究信鸽的专家啊！我

手头正好有对信鸽，去年还得过大奖呢。它们现在的出场费，不低于二流歌星，哈哈！”

魏兵一脸惊喜：“只要典礼精彩，我愿意出一流歌星的出场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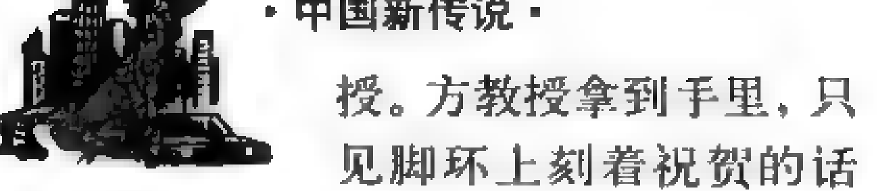
酒席后，魏兵很快和方教授写出了典礼的方案，并安排方教授和王总见了面。

王总对方案十分满意，还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鸽子从天而降，最后落在主席台上。

方教授对自己的信鸽十分有把握，下一步，就是训练鸽子恰好落在典礼的主席台上。方教授和魏兵商量了一下，方教授先训练鸽子降落在自己身边，典礼时，他作为嘉宾坐在主席台边；这样，就很有把握了。为了更加保险，魏兵特地为方教授在典礼举行的现场——百里滩广场附近，租了个四合院，鸽笼就放在四合院里，这样，鸽子对广场的环境也熟悉了，肯定万无一失。

离典礼还有一周时间，恰好邻县有个信鸽比赛，方教授就让魏兵报了名，他想检验一下，以防万一。这天，魏兵亲自陪方教授带着鸽笼，来到邻县的比赛现场。这是个五十公里路程的小型比赛，所有鸽子都被先带到放飞终点，大家把各自的鸽笼摆好后，鸽子们又被汽车载到放飞的起点。方教授满怀信心地等待着，大约半个小时，天空中出现了两个灰点儿，接着越飞越近了，盘旋了一圈，稳稳地落在了方教授的肩膀上。魏兵惊喜得蹦了起来，连连鼓掌。过了好久，其他鸽子才陆续飞到了终点。魏兵这下彻底放心了。

剪彩那天，天气不是很好，微微刮着南风，空中布满阴霾，如同下了重雾。魏兵早早派来小轿车，方教授让司机把车开到剪彩现场三十公里外的一片荒地，然后把鸽笼打开，等候魏兵的电话指示。司机从两个锦盒里拿出四个金光闪闪的脚环，交给方教



授。方教授拿到手里，只见脚环上刻着祝贺的话语，掂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方教授心想，这是黄金的吧，他忽然想起一句诗：小鸟的翅膀戴上黄金，就无法飞翔了。他有些犹豫，但是现在也来不及换脚环了，好在路途不远，这对鸽子得卖点力气了。

八点十八分，方教授的手机响了，他听到魏兵在会场上兴奋地宣布："由王总投资的我县炼焦厂开炉典礼，现在开始！点火！在剪彩仪式中，会有一对信鸽从天而降，带来对新企业的祝福……"

方教授明白了，他轻轻抓住一只鸽子，套上脚环，向天空抛去，鸽子用力扇动翅膀，"呼哒呼哒"地飞走了。然后他又抓住另外一只，把脚环给鸽子套上，扔向半空。

"回吧。"方教授对司机挥挥手，"鸽子三十分钟内肯定到达会场！"

方教授坐车来到剪彩现场，主席台上有个胖子正在讲话，而魏兵则在一边焦急地张望。看到方教授，魏兵急忙把他引到主席台边就坐，魏兵说："时间刚刚好！"

方教授说："再过一会儿，鸽子就到了，你注意看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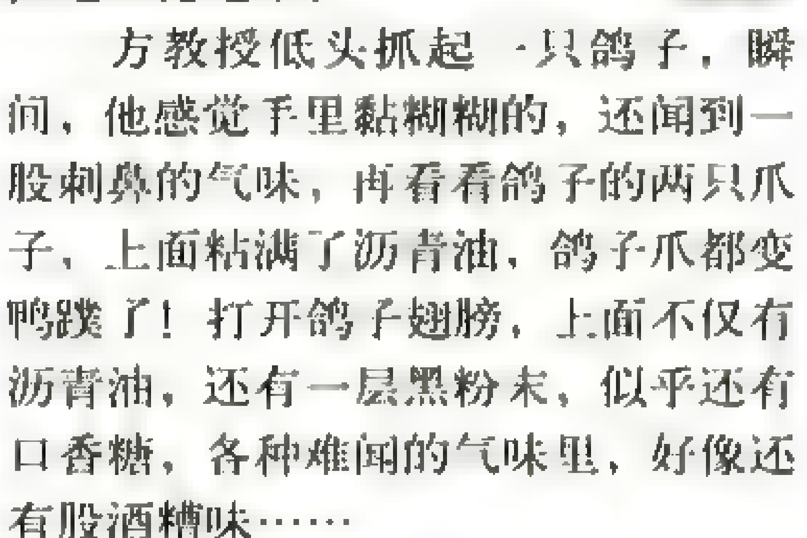
魏兵点点头。开工典礼还在进行，方教授看到，开工后，烟囱里冒出了滚滚黑烟，不禁皱了下眉头

这时，魏兵跑到方教授身后，焦急地问："该进行'喜从天降'的环节了，怎么搞的，鸽子为什么还没到？"

方教授也懵了，想了想说："会不会是因为黄金脚环太重了？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脚环是黄金的？"

魏兵不以为然地说："黄金从天而降，还有比这更好的象征吗？"他抬起手腕看看表，"唉，已经超过三十分钟了，我要出丑了！"

方教授也有点焦急了，两人都抬起头望着远方的天空，忽然，魏兵惊喜地发现远处出现了两个小黑点，他兴奋地蹦上剪彩仪式的发言台，和一



个领导模样的人耳语几句，然后抓起麦克风，大声宣布："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

所有人都跟着魏兵仰起头，这时，两个黑点在污浊的空气中飞近了。

"呱——呱——"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两只乌鸦！乌鸦的叫声似乎是在嘲笑魏兵："傻瓜——傻瓜——"魏兵的脸顿时臊得跟紫茄子一样。

现场一片窃窃私语声，剪彩仪式在尴尬的气氛中结束了。

方教授大脑空白一片，直到有人走过来，对他说了句："都结束啦！"方教授才清醒过来，只见眼前站着魏兵，他满头都是冷汗，说："县长把我骂了，王总也很失望，唉……"

方教授心情复杂地回到了四合院，把鸽笼放回院里。可是直到晌午，鸽笼仍是空的，那对得过大奖的鸽子还没回来。方教授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到哪里玩去了吗？还是遭到不幸了？"

第二天，方教授起了个大早，跑到鸽笼前睁大眼睛一看——鸽笼还空着！这天，方教授每隔一会就到鸽笼前看看，但是直到夜深人静，鸽笼还是没动静。

第三天早上，方教授都已经绝望了，他打开院门，站在院子里刷牙，忽然，他听到脚底下有"咕咕"的声音，低头一看，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两只鸽子，浑身黑糊糊的，像小企鹅般扭动着身体，一摇一摆地向他走来！

方教授低头抓起一只鸽子，瞬间，他感觉手里黏糊糊的，还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再看看鸽子的两只爪子，上面粘满了沥青油，鸽子爪都变鸭蹼了！打开鸽子翅膀，上面不仅有沥青油，还有一层黑粉末，似乎还有口香糖，各种难闻的气味里，好像还有股酒糟味……

方教授恍然大悟，他回屋打开本县地图，找到放飞鸽子的路线，他彻底明白了：放飞地点的附近，是一家新建的白酒厂，然后经过那个新开工的炼焦厂，接着是一条正在铺沥青的环城路，最后才能到达会场……鸽子飞起来后，一定是被酒糟气味熏醉了，然后，飞到会场附近时，正赶上炼焦厂举行开工典礼，烟囱里冒出来的黑色粉末粘在了鸽子的羽毛上，最后鸽子落在了柏油路上，爪子上粘满了沥青。鸽子是步行回来的，跋涉到广场，又蹭上了口香糖……

再看另外那只鸽子，身上的内容也同样丰富……

两只鸽子用了整整三天，才完成这短短的三十公里行程……

教授带上这两只奄奄一息的鸽子，找到了县委办公室，见到魏兵，他把面目全非的鸽子放在魏兵的办公桌上，还没开口，已是满眼泪水了……

（题图、插图：魏忠善）

不义之财

□小　芦

周大伟到邻市出差，住宿在一家小旅店里，临睡前，觉得枕头下有些鼓，掀开枕头一看，不由吃了一惊……

第二天，周大伟跟旅馆老板聊天："上一个在我房间住宿的是什么人啊？"老板名叫汪全，三十多岁年纪，他说道："上、上次住这个房间的是、是个小伙子。"汪全说话有些轻微的口吃。

周大伟想了想，说："如果那小伙子找来了，说忘了什么东西，你让他打这个电话。"周大伟留下了家里的电话号码，汪全眼珠子一转："大哥，客人有什么东西落下了，应该交给我们旅店啊！人家来取了，我会还给他的。"周大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以为是钱财吗，如果是……"说着，周大伟神色一下严肃了，"如果是什么危险的东西呢？你敢负责吗？"汪全虽然贪财，却很胆小，忙道："我随便说说，我可不想掺和什么事儿。"

周大伟回家后，跟妻子女儿讲了捡到东西的事，然后照常上班。

再说汪全，心里一直在琢磨：那个周大伟，带走了客人的什么东西呢？八成是贵重物品！丢在我店里的东西，应该归我啊！不能就此善罢甘休！

汪全的人品实在不怎么样，周大伟所以要把东西带走，也是因为他在旅店旁边的小卖铺买烟时，听人家谈起汪全，说汪全昧客人的东西，所以才不放心把东西留下。

却说这天星期天，是周大伟回家后的第三天了，家里的电话响了起

来。刚好周大伟和妻子出去了，女儿周楠楠在家写作业，接通电话，那边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是周大伟家吗？"周楠楠说："我爸爸妈妈没在家。"男人说："哦，我、我叫高英举，问你个事儿，小朋友，你爸爸前几天在外面捡到了东西吗？那、那是我丢的……"

"我知道我知道！"周楠楠兴奋地叫起来，就像老师有什么提问她懂得回答一样，"是那六千块钱吧？爸爸说了，那是捡别人的钱，不义之财不能要，人家要是打来电话，就要还给人家！"电话那头的男人高兴地说："对，对，就是那六千块钱，你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在家呀？"周楠楠说："我爸爸周一到周五上全天班，妈妈一三五的上午不用上班，在家休息。"

挂了电话，周楠楠本想等爸妈回来跟他们说这事，结果小孩子忘性大，等爸妈回家，已经把这事儿忘了。

第二天上午，妻子刘芳在家，家里来了电话，是个男人打来的："请问是周大伟家吗？我、我叫高英举，是这样的，前些日子我在丽星旅店住宿，住209房间，我忘在房间里六千块钱，回旅店取时，老板说、说是周大伟先生拿走了，让我打这个电话……"刘芳一听，忙安慰道："你别急，六千块钱我们一分没动。"

"要、要不，我现在去你们那拿钱？"男人有点迟疑地说，"唉，按说我该带上礼物亲自过来，可、可是挺远的，火车来回得好几天，我怕请、请不出假……"刘芳说："你说哪儿去了，带什么礼物呀，你给我个账号，我把钱给你汇过去就行了，你甭跑啦！"男人开心地说："那太谢谢了！我会把收条给你们寄过来的。"

刘芳记下了男人的银行账号，马上将六千块钱打进了账号内。

当天周大伟下班回家后，刘芳告诉他："失主来电了，六千块钱还给人家了！"周大伟也挺高兴："好哇，我还怕联系不上失主呢！"周楠楠一听，想起了昨天接到的电话，就叽叽喳喳地把电话的事情也讲了出来。

忽然，周大伟觉得有些不对劲，他问妻子："那个打电话的人，是不是有些口吃？普通话里还带点四川口音？"刘芳说："是呀，你怎么知道？"周大伟一拍桌子："咱们上当了！那人肯定是旅店的老板汪全！"

家里的气氛顿时沉闷起来，好一会儿，刘芳说："咱们报警怎么样？"周大伟说："报警也不好办啊，他临时建个银行账号，收到钱后就销号了，然后来个死不承认……"刘芳又气又急地说："难道人家遗失的六千块钱，就这样被汪全贪了？"

打电话的果然是汪全，他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成功了，拿着这意外的横财，汪全那开心

劲儿就甭提了。过了几天，没见周大伟和失主找来，汪全更安心了。

却说这天，汪全正坐在柜台里打瞌睡，突然柜台被人拍了一巴掌，惊醒了汪全。

“你就是旅店老板？”一个戴大墨镜的人嗡声嗡气地问。汪全没好气地说：“是啊，怎么了？”大墨镜的神色忽然有点神秘兮兮，说道：“我问你，十多天前，有个人住在209房间，他走时是不是忘了东西在房里？”汪全心里“咯登”一下，暗想，八成是失主托人来要钱了！汪全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住店的人那么多，我怎么记得清呀？”

“嘿嘿！”大墨镜冷笑道，“你别跟我装糊涂，我兄弟的东西忘在你店里了，被你私吞了！是不是？”汪全说：“怎么可能呀！就算他真忘了东西在这儿，也被后来住进房间的人拿走了——总之，我什么都没见！”

“不怕你不承认！”大墨镜哼了一声，竟在这儿开了个房间，看情形，要跟汪全耗上了。

当天晚上十一点多，汪全正准备睡觉，大墨镜从楼上下来，叫住了汪全，这时他的墨镜已经摘下，汪全知道他登记时的名字叫程凌风。程凌风说：“汪老板，明人不说暗话，挑明了说吧！那六千块钱我们可以不要，但那个东西你一定要还给我们！”

“你是说除六千块钱外……”汪全一呆，差点说漏了嘴，忙住了口，慢吞吞地问道，“六千块钱都不要了，那是什么东西呀，比六千块钱还贵重？”

程凌风诡秘地笑了笑：“你何必明知故问呢？有些事情咱们心知肚明，不必摆在桌面上说！”

汪全突然恍然大悟：好个周大伟，把钱给了我，更贵重的东西却自己留下了！汪全很想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可程凌风就是不说。

心里想着这个事儿，汪全很晚才睡着，还没睡稳呢，房门又被人敲响，一开门，竟是程凌风。一看时间，夜里三点钟。程凌风神色阴沉，说：“姓汪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件东西对你没用，却关系到我们兄弟两人的性命，你不交出来，可别怪我心狠哇！”

汪全见他越说越狠，心里害怕，忙赔笑道：“我真的没见啊……到底什么东西呀？”“好吧！”程凌风想了想，一把掐灭烟头，一字一字地狠声说道，“那是一把刀！准确地说，是一把匕首，一把带血的匕首……”

啊？汪全差点叫出声来，程凌风盯着汪全，继续说道：“一把带着人血的匕首！”汪全心里扑通扑通地跳着，脸上变色，吓得说不出话来。

程凌风说道：“实话说吧，我们兄弟杀了人，抢了点钱，钱无所谓，只是那把匕首上有我们兄弟俩的指纹，还有死者的血，这个匕首落在警察手里，可就成了物证了！你明白了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回这把匕首！”

听他这么说，汪全也意识到这把匕首的重要性了，一时又惊又怕，只好说自己仔细想想，看能不能找到匕首。

第二天一大早，汪全就打了周大伟家的电话，接电话的刚好是周大伟，汪全带着哭腔向周大伟讲了一切，最后说道：“冒充失主骗钱是我不对，以后我一定好好做人！你要是拿了匕首，快交出来还给他们吧，不然他们要对我下手啦！”周大伟沉默一会儿，说道：“那匕首我的确见了，不过我已经扔了，这样吧，我去找找，或许能找到。”

这一整天，程凌风倒是没再跟汪全说话，只是每次出门看到汪全，就恶狠狠地瞪他一眼。到了晚上，汪全又是一夜无眠，他躺在床上想，报警吧，警察抓走了这个程凌风，他那个兄弟一定会来找自己报复，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哇！但愿周大伟找到匕首还给这个瘟神……担惊受怕了好久，才睡着。

早上晕晕糊糊地爬起来，汪全来到柜台一看，见柜台上多了一封信，拆开信封，里面“当”地一声掉出来一把血淋淋的匕首！汪全稳定下心神，才发现信封里还有张纸条，上面写着：匕首找到了。周大伟。

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匕首。汪全急匆匆跑上楼，敲响了程凌风的房间。程凌风拿起匕首，放在鼻子上闻了闻，说：“嗯，不错，就是它，还能闻出来人血味儿！”说着，程凌风打量着汪全，嘿嘿冷笑起来。汪全不由倒退两步，伸手挡在胸前，怯怯地说：“你、你想干什么？”

程凌风仍是冷笑，一副深不可测的模样。汪全忽然明白了，赶紧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六千块钱，双手奉上：“大哥，物归原主，我可以将你这位菩萨送走了吧？”程凌风摆了摆手，说：“东西找到就行，这几千块钱小意思，不要啦！大不了多杀个把人而已！”汪全吓得一哆嗦，赶紧又加了五百块

钱，说什么也要程凌风收下。

程凌风笑了笑，收下钱，说："我来这里拿东西，我兄弟还不知道，如果他来了，你让他打这个号。"说着留下一个手机号码，扬长而去。

"唉，这不义之财真是不能贪啊！"汪全总算松了口气。

还真别说，又过了一个星期，上次住店的那个小伙子真的找来了。小伙子来后，小心翼翼地问："老板，我二十来天前在你这儿住过店，有东西丢你这儿了，不知道……"

"给，你打这个号！"汪全飞速地把程凌风留下的手机号码递过去。小伙子不知道汪全什么意思，就掏出手机，疑惑地拨通了号码，只听小伙子在电话里说："喂，是这样的，我在丽星旅店住过，有六千块钱忘到枕头下面了，钱用蓝色毛巾包着……对，那太好了……你叫周大伟？哦，谢谢周先生……"

小伙子通着话，汪全也竖着耳朵、转着脑子听着呢，越听越觉得有猫腻，好像自己被人耍了！汪全夺过小伙子手里的电话："喂，周大伟吗？那个程凌风是你派来的，对不对？"

电话那边正是周大伟，他对汪全说道："不错，程凌风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演员，我请他来帮我要钱，这六千块钱不是你的，你不能贪！至于你的五百块钱，算是我朋友的活动经费了。你破点小财，就当买个教训了！"

原来，那小伙子从外地打工回乡，转车时住在丽星旅店，临睡前从背包里掏出钱点了一遍，放在了枕头下，第二天走时竟把钱忘了。回家后，这个马虎的小伙子也没检查背包，直到这天要用钱了，拿出背包不见了钱，才想起钱忘在了旅店……

本想贪上一笔不义之财的汪全，不但钱没贪到，还主动送给了别人五百块钱，用周大伟的话说，"就当买个教训了"，买过教训的汪全，以后还会贪不义之财吗？

（题图、插图：谢　颖）

"点炮"绝技

实在是福

□孙瑞林

于秋华凭着手里的那本技校毕业证书，在石矿找到了一份开铲车装石子的活。

石矿老板指着一个黑不溜秋的中年汉子，对于秋华说："你跟他学吧，他是王师傅，论开铲车的技术，他可是一流的！"

王师傅弹出一根烟，递给于秋华，于秋华连忙摆着手说："不会，不会。"老板走后，王师傅把于秋华的情况问了个底朝天，然后"嘿嘿"一乐，说："以后你干活，要长点心眼。"

几天后，于秋华才弄明白"长心眼"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看那些来装石子的货车司机对王师傅态度如何，具体说来，就是看他们上不上烟。如果不上烟，王师傅装货时就一律不给他们的车装满。

那位说了，车装得满不满，长眼的就能看出来，那些开货车的司机能干吗？你先别急，听我慢慢说，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这些石子论车卖，装得满一点还是浅一点，分寸全在王师傅手里。货车司机要是不满意，下一车，就给他来个"点炮"。所谓"点炮"，可是个技术活，像王师傅这样的老手，能把货的重量全压在车的一边，表面上装了满满腾腾、上尖冒流的一大车，开起来却特别危险。为啥呢？因为这些拉石子的车多半是由淘

汰的旧车改装过来的，这一带又全是坑坑洼洼的山路，没走多远，保证让他的车胎放炮。“点炮”是王师傅的绝活，他只要瞟一眼对方的车胎，十装九放炮。

王师傅做事也不黑，每次“收获”好烟，保准分给于秋华一半。于秋华不要，王师傅把眼一瞪，说：“拿着，带回去，给家里会抽的人抽去。这年头，哪个地方不揩油？你刚走上社会，学着点，不落白不落。”

于秋华常常把得到的烟卖掉，给王师傅买点酒。如此一来，王师傅特高兴，便手把手地教于秋华，很快于秋华就能独当一面了，王师傅则站在车下面指挥。他俩配合得相当默契，想给哪个车“点炮”，就给哪个车“点炮”。

这天，来了一个愣头青，那愣头青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对王师傅说：“好好装，装满点。”王师傅说：“没问题。”愣头青把车开到货场里，跳下车来，蹲在一旁，抽出一支烟，自己抽起来。王师傅瞪着眼，傻等了半天，那愣头青一点表示的意思也没有。王师傅这个气呀，脸抽动了几下，张了张嘴，却没有出声。

于秋华在车上问：“师傅，这就开始装吧？”王师傅没好气地说：“不装还等个球啊？”说着把膀子抱了起来，这是王师傅与于秋华约定的暗号，意思是：狠狠地把这小子的车砸放炮了。于是，于秋华按着王师傅传授的方法装起车来。果然，那愣头青的车开出没多远，就听“砰”的一声，车的后胎准时放炮，王师傅偷偷地冲于秋华竖起大拇指。

等那愣头青补完胎，第二趟回来时，他也火了，说：“你们怎么装的车？太满了。”王师傅似笑非笑地说：“好好，那就装少点。”接着抄起了手，这个暗号的意思是别给他装满了。于是，于秋华每铲都少装那么一点。那愣头青的车这趟没放炮，可过了几趟，他又不干了，“你们怎么搞的，同样的车，几回下来，我的车怎么就比

别人的少拉了好几百斤？人家建筑工地上的人，都不愿意要我拉的货了。"

于是，王师傅又冲于秋华抱起了膀子，说："开装啰！"这次，那愣头青的车又放了炮。一天下来，他的车放了三次炮。

结账的时候，王师傅说："今天你一共拉了十车，正好二百元。"愣头青把眼睛一瞪，说："结什么结，老子今天除了油钱和修车费，不但没赚，还赔了钱。跟你们老板说说，今天的货，就免费了吧。"

遇到吃霸王餐的了！王师傅腾地跳起来，揪住愣头青的脖领子，吼道："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老子是谁，今天你要是不掏钱，车就得留下。"愣头青也不示弱，说："你算老几？就是你们老板来了，也不敢在我面前放个屁。"于秋华怕事情闹大，赶紧给老板打了电话。

拆桥与拆台

老板匆匆赶来一看，啥也没说，对那愣头青又赔不是又上烟。那愣头青更横了，冲着老板说："把这俩小子给辞了，他们装车时，手里有鬼花活。"老板好不容易把那愣头青让进了屋，回头说了一句："他是地矿局局长的小舅子。"于秋华和王师傅顿时都傻了，地矿局正管着他们这样的小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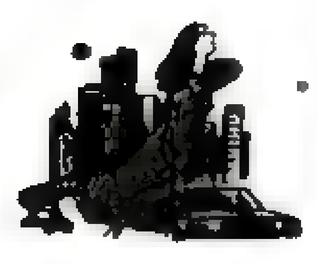
不一会儿，那愣头青趾高气扬地从屋里出来，于秋华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完了，这回非被老板炒鱿鱼不可！老板很快把他们叫去，沉着脸问："是谁装的车？"于秋华低声说："是我。"

谁知，老板并没发火，反而挤出了一丝笑意，说："行啊，看起来你小子的技术学得不错，就冲你这两下子，我奖给你二百元红包。"

于秋华大惑不解地看着老板："给奖金？为什么？"老板叹了口气，说："那小子最近搂了一辆货车，依靠他姐夫的势力，以后准会常到我们这些小矿上拉蹭货。这下好了，你一下子替我把他摆平了，他再不来了，我也省了这份心。"没想到会是这样，于秋华喜出望外地拉住王师傅的手，说："这也有您一份，一切都是您指挥的。"

老板听了这话，掂了掂手里的红包，却皱起了眉头，眯缝着眼问："我做的是小本生意，红包我只能出一份，你们看这归谁好呢？"于秋华想也没想就说："那就归王师傅吧。"王师傅接过红包，拍拍于秋华的肩，说："小老弟，够意思，今晚咱俩就用这钱好好喝顿酒。"

他们俩刚要走，老板又开口了："王师傅，你不打开红包看看？"王师傅打开红包，里面果然是四张五十元钞票。王师傅沾着唾沫，反复数了数，眼角都笑开了花："不错，不错，是两百块钱。"



只见老板狡黠地一笑，说："你再看看，里面还有什么？"王师傅把红包一抖，一张纸条飘落到地上。王师傅捡起纸条一看，纸条上写的是：结了这个月的工资，另谋高就。

王师傅顿时瞪圆了双眼："我们帮了你，你还辞退我们？"老板很干脆地说："不是你们，是你。"

"为啥？"

老板轻轻地"哼"了一声："我这里水浅，养不住你这条大鱼。"

王师傅愤愤地问："这一切是不是你预先设计好的？那个司机到底是什么人？"

老板冷冷地说："你一定要这么想，我也不否认。那个司机确实是地矿局局长的小舅子，他的到来，只是提供了一个辞退你的机会罢了。"

王师傅看看老板，又瞅瞅身边不知所措的于秋华，这才恍然大悟地说："哦，我明白了，你让我把他带成了，就要把我赶走了，你这是过河拆桥！"老板还是冷冷地说："是谁拆桥？照你这样干下去，非把我的客户都弄跑了不可！你这不只是在拆桥，是拆台！是在踢我的饭碗！"

王师傅气哼哼地走了，老板冲着他的背影"呸"了一声，对着于秋华语重心长地说："他这已经是被第五家辞退了，在这一片上，他是没得混了。可惜啊，他有那么好的技术，就是人太不实在。你还年轻，可不能像他这样。"

做回实在人

于秋华想，自己毕竟与王师傅在一起混了这么长时间，就提出要去帮他收拾收拾东西，老板同意了。王师傅见于秋华到来，很是感激，紧紧地拉住他的手，说："你这人不错，就是太老实了，对老板这种油滑的人就不能太老实了。在这里练出手后，就别在他这干了，到别的地方去吧。"

于秋华有些为难地说："那怎么能行啊？"王师傅"哼"了一声："怎么不行，你知道人们在背地里都叫他这儿是什么吗？"

于秋华好奇地问："什么？"

王师傅说："'实习基地'！这两年，在他这里已经有六个新手练成后，跑到别的场子去了。他这人做事太不实在，满肚子都是弯弯绕。"

于秋华还是有些犹豫："那样，我也太对不起老板了。"王师傅露出一副鄙夷的神情，说："你以为老板就对得起你吗？小伙子，你也太天真了。"

于秋华听出来了，王师傅的话里有话，就问："老板对我不是挺好的吗？"王师傅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愤愤不平地说："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小兄弟，哥就最后帮你一把。"说完，王师傅背起包，把于秋华拽到老板跟前，冲老板"嘿嘿"了两声，没说话，而是把脸转向于秋华："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他一个月开我一千四，才给你八百。像你这样从正式技校出来的技工，别的地方都是一千三四。"

王师傅这话刚说完，老板的脸色顿时变得一阵青一阵白。

半晌，老板才试探着问于秋华："你，你说吧，一个月你想要多少？"王师傅趁机在一边帮腔："打工的人凭什么总被别人算计？挺起胸来做人，要回你应该得的。"

两个人的四只眼睛一齐盯在于秋华身上。

于秋华迟疑了一下，慢慢地说："八百。"

王师傅气得几乎要跳起来，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于秋华，质问道："你嫌钱扎手啊？你脑子进水了？"老板也疑惑不解地问："你，你怎么……"

于秋华微微一笑，说："其实我的技工证，是花一百块钱买来的，现在的我，顶多只算是个学徒，学徒的工钱，能达到八百，就已经不少了。"还有些话，于秋华当着他们俩的面，没好意思说出来，那就是：王师傅贪小利，丢掉了工作；老板耍小聪明，让员工揭了底，尊严尽失。在他们两人的内心深处，都希望别人对自己实在些，可是谁也没对别人这样做。于秋华不想再走他们的路，决定悬崖勒马，做回实在人。

两年后，于秋华成了矿区声誉最好的铲车手，月工资涨到一千八，那些小老板还争着抢着要他。其他铲车手经常跑到他这里来请教"秘诀"，于秋华只是对他们说："实在是福。"

（题图、插图：魏忠善）

红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

姚自豪：yaobianji@126.com；
郑继文：zjw002@vip.163.com；
吕　佳：lujia411@yahoo.com.cn；
叶小萌：xiaomeng.ye@gmail.com。

世界上最自私的人

□雪中铁丐

菲里斯是一家公司的老板，这天早上他刚到办公室，秘书就推门进来报告：“菲里斯先生，外面有两个警察想见您。”不一会儿，一胖一瘦两位警察走了进来。

胖警察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是中心监狱的狱警，有件事要麻烦您：我们监狱里有一位死刑犯人，过几天就要行刑了，他向我们提了最后一个要求，说临死前想见您一面。希望您能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满足犯人的心愿；当然，如果您不方便，我们也不会强求。”

菲里斯先是一愣，随即觉得很荒唐，他问那个犯人叫什么名字，警察说他叫奥多姆。这个奥多姆是个有头脑的罪犯，曾因盗窃、诈骗等罪行多次锒铛入狱。几年前，奥多姆利用高科技手段，盗窃了价值上亿的银行账户存款，被判了极刑。他向狱警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希望临死前，能见一见西斯玛橡胶公司的菲里斯，不然他死也不能瞑目。

“奥多姆……”菲里斯考虑了半晌，掐灭手里的雪茄烟，说，“好吧，谁让我心软呢？我就去见见那个奥多姆，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在警察的带领下，菲里斯来到了中心监狱的探监室，落座不久，就听到一阵脚镣声响，一个面容消瘦、神情颓丧的中年男子，被两名狱警搀扶着走了进来。一见菲里斯，男子浑浊的眼里闪出一丝光亮，他沙哑着喉咙问：“您就是菲里斯先生吧？”

菲里斯点点头："你就是奥多姆？听说你要见我，我们以前相识吗？"

奥多姆摇摇头，说他从来没见过菲里斯，与他也没有任何关系。菲里斯奇怪了："既然如此，你见我干吗？"奥多姆说，虽然自己不认识菲里斯，却非常了解他，接着，奥多姆一口气说出了菲里斯的年龄、出生日期、血型、个人爱好、手机号、电子邮箱密码、平时接触的人群……甚至还说出了菲里斯的妻子和孩子的生日，连他们家常用的洗发水牌子、宠物狗的狗牌号码，奥多姆也知道得一清二楚。

菲里斯瞠目结舌。奥多姆说："你一定很吃惊吧，老实说，你所有朋友的姓名、手机号和生日，我也知道得很清楚。"

愣了半天，菲里斯才咬着牙问："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调查我？"

奥多姆叹了口气，说："你别生气，我没有伤害你和你家人的意思，我当初只是想得到你的钱。"奥多姆告诉菲里斯，几年前，他认识了一个经验老到的诈骗犯，两人臭味相投，从一家秘密实验室里搞到了一个高科技电脑程序，利用这个程序，只要往电脑里输入一个银行账号，再输入账号主人的各种资料，通过精密分析，程序就能计算出几个备选号码，这些号码里八成就有一个是银行账号的密码，这样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账号里的钱偷走。

菲里斯不相信地摇头，说："有这么神奇的事？不太可能吧？"奥多姆苦笑着说："如果我说的是假的，我现在就不会在监狱里了……"

菲里斯一想也对，就感叹说："要设计出这样神奇的程序，一定要花费不少心血……"

不料奥多姆却说，其实那个程序并不复杂："人们设置密码，无非就是几种：要么是生日、纪念日，要么是

电话号码、幸运数字等。而密码的设置和人的性格是息息相关的。有的人性情大大咧咧，丢三落四，那他的密码大多是自己的生日，最多把生日颠倒过来，这样便于记忆；有的人重视家庭，那他的密码就有可能是家人生日的组合；而那些没结婚的年轻人，密码不是恋人的生日，就是与恋人相识的纪念日；至于老人的密码，甭问，十有八九和子女有关；还有那些时尚的人，密码常常是他们的手机号或车牌号；只有极少数人的密码是随意取的，但只要研究透了这些人的性格脾气和生活习惯，密码也不难猜。”

本来奥多姆一脸颓丧，但是一说到他以前的“光荣业绩”，他的脸上不禁焕发出了光彩。菲里斯听得咋舌不已，又有些感慨：“你很聪明，但是我不明白，你怎么不把这些聪明用在正路上呢？”接着他又问奥多姆，到底为什么要在临刑前见他。

一提到这个，奥多姆得意的表情一扫而空，他说，这两年来，他用各种手段搞到了许多有钱人的银行账号，用性格分析的方法测出了密码，窃取了无数金钱。“但是没有想到，其中有一个人的账号弄到后，我调查了他大半年，了解了一切关于他的信息，又用电脑分析了他上千次，绞尽了脑汁，却怎么都得不到那个正确的密码。”说着，奥多姆沮丧地盯住菲里斯。

菲里斯知道了，奥多姆说的那个人就是他。奥多姆说，他有个怪脾气，越是弄不明白的东西，他就越想弄明白，不然他会死不瞑目。他想知道，菲里斯的密码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连电脑都分析不出来呢？

望着奥多姆急迫的表情，菲里斯笑了：“你原来是想知道这个，可是，我却不想告诉你这样的坏人。”

说完，菲里斯起身要走。奥多姆急了，挣扎着大叫：“你连一个快死的人的最后心愿都不肯满足吗？”菲里斯疾步往外走去，奥多姆忍不住大喊：“你这人真是太自私了！”

听到这句话，菲里斯突然止住了步子，然后慢慢转过身：“我自私？你为什么这么说？”

奥多姆咬牙切齿地说：“性格再古怪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他们所牵挂、所看重的东西，那就是我寻找密码的源泉，只有最自私、最冷漠的人，才没有任何牵挂，也就无法猜到他的密码。”

听了这话，菲里斯想了想，说：“那好吧，既然你实在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要先听我讲一个故事——”

三十多年前，小镇上有个外号叫“老鼠杰克”的小混混，这人五毒俱全，尤其喜欢滥赌。

一天晚上，输得精光的老鼠杰克

在小酒馆和几个狐朋狗友喝酒，一个朋友说："听说咱们镇上来了一个贩卖小孩的外地人，有些没钱养活孩子的家庭，竟然偷偷把孩子卖给他，啧啧，我是没结婚，不然让我老婆多生几个卖掉，我就发财了。"其他人哈哈大笑起来，纷纷说："你这个赌鬼，我看你连你奶奶的假牙都会偷去卖钱。"大家开着玩笑，唯独老鼠杰克一杯杯喝着酒，一声不吭。

半夜回到家，老鼠杰克翻箱倒柜，想找点值钱的东西再去赌场，可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他的眼光落到了只有六岁的儿子小哈特头上。朋友说的玩笑话在他心头回荡，对金钱的渴望让他失去了人性。他摇醒儿子，给他穿上衣服，带着小哈特出了门。小哈特睡眼惺忪地问："爸爸，咱们要去哪里？"老鼠杰克眼里露出古怪的光："我带你去个好地方。"老鼠杰克带着儿子来到了一幢冰冷的石头房子外，他让小哈特等着，自己走进了房子。不久，老鼠杰克攥着一沓钞票出来了，一个面容狰狞的大汉抱起小哈特进了屋子。小哈特害怕地大叫爸爸，可利欲熏心的老鼠杰克仿佛没有听见，头也不回地走了……

听到这里，奥多姆瞪大了眼，菲里斯叹了口气，继续说："后来，小哈特被人贩子带到外地，倒卖过好几次，最后终于被一个好心的慈善家收养，小哈特改了名字，那户人家待他很好，送他上学读书，长大后，他继承了慈善家的产业，成了一家橡胶公司的老板。"

"你……你就是小哈特？"奥多姆张大了嘴。菲里斯点点头，一脸悲伤地说："对，我说的是我自己的故事，被亲生父亲抛弃，是我这辈子最刻骨铭心的伤心事。我的密码，就是被父亲卖掉的那个日子，我本来不愿再想起这件事，可是你……"菲里斯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因为他看到奥多姆的脸色变了。奥多姆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满头都渗出了豆大的汗珠，最后他"呜呜"地哭了起来："我、我错了，我不应该骂你自私……其实最自私的人是我啊！哈

特，我的儿子，我就是你的爸爸老鼠杰克啊！”

奥多姆告诉菲里斯，他年轻时的外号就叫“老鼠杰克”，发财后他曾经找寻过被卖掉的儿子，却没有一点消息，没想到他的儿子竟然成了橡胶公司的老板。

三十多年没见的父子，竟然以这种方式见面了。菲里斯一开始既吃惊又愤怒，冷静下来后，他终于大度地原谅了父亲。菲里斯临走前，奥多姆激动地说：“儿子，我能最后拥抱你吗？”

经过狱警同意，奥多姆拥抱了菲里斯，拥抱时，他闪电般地凑在菲里斯耳边说：“儿子，在银行匿名寄存处，3861号箱子里有五千万，密码是你小时候名字的缩写字母，算是我留给你的一点补偿吧。”

离开监狱，菲里斯马上驱车来到银行，打开了寄存处的箱子，看着里面的钱，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诡秘的微笑。拿走钱后，菲里斯打电话给秘书，让他马上解雇公司里一个叫小哈特的装卸工。秘书不解地问：“小哈特是个老实人，为什么要解雇他呢？”

“别废话，照我说的办。”菲里斯挂上电话，心想，自己当然知道小哈特是个老实人，只有老实人才会随便向别人说起自己的身世。菲里斯是在半年前的公司年会上听小哈特说起身世的，当时小哈特已经喝得半醉了，他说了父亲老鼠杰克的事，还说他知道父亲现在已经改名为奥多姆，成了一个富有的高级骗子，但他是不会去相认的，他以有这样的父亲为耻……当菲里斯听警察说，奥多姆要见自己时，他就想起了小哈特说过的这段身世，但他没想到，这段身世最后竟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好处。

菲里斯为自己的随机应变而感到得意，他把五千万存进了一个秘密账号，然后设置了一个独特的密码，他相信，任何精妙的程序都算不出这个密码。

一个世界上最自私、最贪婪、最狡诈的人设置的密码，别说是电脑，恐怕上帝也猜不到吧。

（题图、插图：佐　夫）

我们往往自以为了解别人，可很多时候看到的只是表象。人的内心世界像一座迷宫，仅仅通过一件事去判断别人，有时会连迷宫的入口都无法找到……

插班生的秘密

□王　鑫

大学毕业后，我又回到了母校县城中学，在那里当一名班主任。

开学不久，班上转来了一位从大西北来的学生，他叫程超，可能是新转来的缘故，他和其他同学很少说话，看人的眼光也是怯怯的。

这天，我把班长冯蕾叫到办公室，对她说："程超是个内向的同学，你作为班长应该多帮帮他，让他尽快熟悉咱们班的情况……"

我还没说完，冯蕾发话了："老师，这个任务您还是交给别人吧。您知道同学们为什么不爱和程超来往吗？他太不注意个人卫生了。他们寝室的同学说，从来没见他洗过澡，您说这样的人，谁愿意和他交朋友？"

我真没想到同学们疏远程超竟然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可仅仅因此就被集体排除在外，那也太可惜了！

几天后，我组织了一场足球赛。程超在赛场上脚法灵活，连我都不是他的对手。踢完足球，看着这帮大汗淋漓的男生，我说："走，去浴池洗澡去！"

学校为了方便住宿的同学，特别搭建了一座浴池。其他同学脱了衣服争先恐后地跑到莲蓬头下冲洗着，只有程超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处一动不动。我把他拉到一个喷头下，一边帮他打肥皂，一边说："以后多注意个人卫生，这样大家才愿意接近你啊！"我看到他脸红了一下，然后害羞地点了点头。

学生们的玩兴未消，又在浴池里

打起了水仗，香皂盒、毛巾都成了武器。看他们在大水池里玩得兴高采烈，我拍了拍程超的肩膀："去和他们一起玩啊！"程超为难地说："老师，洗完了澡咱们就走吧！"我说："你看同学们玩得多高兴！"不料程超却说："老师，我有点难受……"说着，竟软软地倒下去了。

我吃了一惊，赶忙抱着他往卫生室跑。校医说，可能是由于缺氧导致的暂时休克，没什么大碍。我懊恼不已，明明是好心，却办了坏事。

不久后，又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天我们班最后一节课是体育，下课后，几个男孩一起去洗澡。正洗着，浴室突然停电了，顿时黑糊糊的一片。

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可几个男生被突如其来的黑暗吓了一跳，一个男生滑了一跤，造成了骨折；还有一个男生平时就胆小，这一吓竟得了失语症，好久才康复过来。于是同学们风言风语地把这事大肆渲染，最后竟传成了一个鬼故事。还有人说，好多年前，这个浴室里就出过事……这样一来，同学们都不敢去浴池洗澡了。不久，班上的男生全都一身汗臭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决心要查出事情的真相。

我找到了浴室的司炉工，他告诉我，其实那天澡堂并没有停电，当天他有事，暂离了岗位几分钟，不知是谁偷偷进去扳了电闸……我心里一沉：扳电闸的人有什么用意？他为什么偏偏在我们班男生洗澡的时候这样做？我把这些问题想了又想……

放学后，我把程超叫到了办公室，他不敢正视我的眼睛。我请他坐下，说道："老师想给你讲个故事。八年前，浴室也发生过这样的停电事故，那次，也有同学受伤了……那是班里一个新转来的同学干的，他是全班最瘦小的男生，别的同学老欺负他，他一着急，就这么干了。这事后来没查出来，他心里却一直放不下。大学毕业后，他回到这所学校，当了一名老师，他没想到的是，在他的班里，这样的事情竟然又重演了……"

说到这里，我停了停，语气温和地说，“程超，现在办公室里没有别人，你跟老师说实话……”

我说话的时候，程超一直低着头，这时，一滴眼泪从他眼眶里掉了下来，我心一软，说：“同学们越对你不好，你就越应该努力，知道吗？”

程超突然抬起头来，看着我说：“不是的，老师，不是因为同学们对我不好……”

我不明白了：“那你为什么这么做呢？”程超看着我，抽泣着说：“老师，你不知道，我是从大西北来的，我们家那边不下雨，一年四季都刮风，刮来的都是沙子。我们那也没有河，没有湖，放眼望去，除了土就是土。我家蒸的馒头都裂着口，掉地上了，也舍不得用水冲，吹吹上面的灰也就吃了。我妈说，男孩子缺水就长不高，不让我像我爸似的粗手粗脸，才把我送出来的。在这里，我见着水了，好多好多的水……可我想我爸妈，想到他们在家过缺水的日子，我心里就难受。我看同学们饮料喝了一半就丢了，我说他们，他们就笑我。他们从来都不缺水，不知道没水是什么滋味。他们在浴池里玩，洗完了也不出来，我、我看着难受。老师，我不是气他们，我是心疼那水。我想，要是停电了，他们就会出来了，就不玩水了。老师，我做错了……”

听了程超的话，我哑口无言。我真的没有想到，真相竟会是这样的……

几天后，我开了一个主题为“保护水资源”的班会。我用投影仪给同学们放了很多缺水地区的图片，那些龟裂的土地、枯败的植物、渴望的眼神给了同学们深深的震撼。同学们积极踊跃地发言，程超也破例举起了手。他讲了他爸爸妈妈的故事，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没有一个人嘲笑他的西北口音。后来，我看见班长哭了，那些嘲笑过程超的男生们也红了眼眶……

当程超为浴池断电的事向全班同学道歉时，同学们都拼命地鼓起掌来。我知道，他们衷心接纳了这个孩子。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鸳鸯斋传奇

□彭晓风

民国年间，清河城里有家酱肉店，名叫鸳鸯斋。据说店名原本不是如此，百多年前有一个酸秀才吃过店里的酱肘子，叹道：清河酱肉有肉香、药香和豆香，唯独此店的肉除这三香以外，另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异香，让人回味无穷，当属第一！见店名普通，店里又只有夫妻二人，便建议改名鸳鸯斋，并欣然题写店名，这一改不要紧，自此清河便多了家名店字号。

话说这一年，鸳鸯斋门前贴出告示，说是要招学徒，招学徒没什么好奇怪的，只是鸳鸯斋特别注明，学徒的右手必须是六指！

当时鸳鸯斋的掌柜姓胡，已年过五旬，妻子一直生病，膝下只有一女。知情人说，胡掌柜当年就是入赘的，他闺女红云已年满二八，此举名为招学徒，实是选女婿。只是大家都不明白，胡掌柜自己右手就是六指，为何招学徒也要有歧指？难道这就是鸳鸯斋的与众不同之处？

俗话说，两条腿的人好找，三条腿的蛤蟆难寻，六指的人本已是凤毛麟角，更何况必须右手六指？胡掌柜的告示贴出了好几个月，好不容易才来了一位，此人姓张，是邻县的一个无赖，躲债逃到清河。胡掌柜见他长相丑陋，举止粗俗，本不想收，但又怕错过了再也招不到人，就勉强留下了。

说来也巧，几天后街坊们又给胡掌柜抬来一个人，这人姓李，也是外地人，逃荒到清河，饿昏在街头，街坊见他右手生有六指，便把他抬到鸳鸯斋门口。这人年龄与红云相仿，相貌英俊，又聪明老实，胡掌柜一眼就喜欢上了，便也收下了他。街坊们记不住两个学徒的名姓，见先来的胖，后到的瘦，就管他们叫胖六和瘦六。

胖六和瘦六一个躲债，一个逃荒，皆由六指而因祸得福，被胡掌柜收为徒弟。胖六没几个月便与街坊们混熟了，耳里或多或少听说了胡掌柜招学徒的用意。红云遗传了她母亲的容貌，娇小柔美，尤其那皮肤，白嫩细腻，仿佛能沁出水来。胖六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可红云偏偏更喜欢与瘦六呆在一起，这让胖六如坐针毡。

这天晚上打烊后，胡掌柜叫住胖六和瘦六，说明天有一个大主顾要来，让他俩放机灵点，两人连声应允。第二天一早，两人就在店里忙活开了，大主顾来时，他俩已收拾完店面，正抬着泔水桶往外走。以前两人抬泔水桶都是快步走出去，这天不知怎么的，胖六偏偏走得慢，慢倒也罢了，他还边走边颠，这一颠不打紧，把走在前面的瘦六的屁给颠出来了。那主顾听到动静，马上嫌恶地掏出手绢捂住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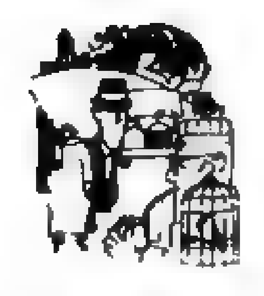
可别小看瘦六放屁，做过酱肉的都知道，过去的酱肉店，无论南派北派，都非常讲究，别说干活时放屁，连打萝卜嗝都不行。瘦六行为有失检点，胡掌柜在主顾面前丢了面子，事后便虎着脸要辞退瘦六。

胖六求情说："师傅，这事不怪师弟，昨天晚上他吃多了红薯，我睡到半夜又卷走了他的被子，他凉了肚子。您要赶他走，就连我也一并赶走吧。"

胡掌柜心里本就很喜欢瘦六，说辞退他只是面子上过不去，见胖六求情，也就借坡下驴，又留下了他。可这事刚过没多久，有一天打烊的时候，胡掌柜发现柜台底下藏着一个用荷叶包好的肘子。私藏店里的酱肉，就是漏柜，也就是现在说的"监守自盗"。那天白天胖六出去采购了，不在店里，店里是瘦六当值，这下瘦六有口难辩了。

放屁只是偶然事件，但漏柜的性质就严重了，那是品德问题啊！胡掌柜震怒了，马上要赶瘦六走。

红云得知消息，慌忙从楼上冲了



下来，说肘子是自己藏着吃的。胡掌柜白了她一眼，冷笑一声："你这丫头，打小一吃酱肉就恶心，还想骗我？你爹还没糊涂到那地步！"

胡掌柜不松口，瘦六只好把目光投向胖六，希望他站出来替自己说几句好话，不料，胖六这次不仅没求情，反倒问胡掌柜："师傅，是按店规赶他走呢，还是就这么让他走？"

鸳鸯斋是老字号，自然有店规，其中对漏柜的处罚最为严厉，是切掉歧指，然后扫地出门。清河人都知道鸳鸯斋的学徒是六指，即便瘦六还想在其他酱肉店里呆，一看他的歧指被切，人家就明白他是被鸳鸯斋赶出来的，犯过大错，谁也不敢用。

胖六的问话让胡掌柜很为难，胡掌柜心里喜欢瘦六，不忍切掉他的歧指，逼他走上绝路，可漏柜是无法容忍的，更重要的是，瘦六聪颖异常，虽然只在鸳鸯斋呆了一年，却掌握了制作酱肉的全部技艺和秘密，这样的人不得不防。再三权衡利弊后，胡掌柜脸色铁青地挥了挥手，示意胖六切下瘦六的歧指。

得到胡掌柜首肯，胖六麻利地从肉案上拿下一把菜刀，一把扯过跪在地上的瘦六，半拖着把他拉到一个长凳旁，按住他的右手，分开那个歧指，脸上露出一丝狞笑，说："师弟，对不起了！"说完高高举起菜刀，只见寒光一闪，瘦六发出一声惨叫，那根伴随了他十几年的歧指应声而掉，滚落在了地上！

瘦六当场昏了过去，红云脸色苍白地看着这血腥的一幕，半晌才对胡掌柜吼了一句："爹，你切了他的手指，让他如何在清河立足？我恨死你了！"说完捂着脸，"噔噔噔"地哭着上楼了。

胡掌柜没理会女儿的反应，表情紧张地盯着躺在地上的瘦六，过了好一会儿，见他还一动不动，就让胖六过去试试他的鼻息。胖六大大咧咧地用手摸了摸瘦六的鼻孔，说："师傅，没有呼吸，估计是昏死了。"

"那你把他裹上草席，趁黑扔到乱葬岗吧。"胡掌柜

掏出手绢，抹了一把额头上沁出的汗珠，说，“是死是活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胖六把瘦六背了出去，到了乱葬岗，见他还没有动静，以为瘦六死了，心里很奇怪：只是切了个手指而已，怎么会没命呢？

半年后，胡掌柜的妻子病故了，胡掌柜伤心过度，也一病不起，胖六完全掌控了鸳鸯斋，他提出要娶红云，否则胡掌柜百年之后，他要让鸳鸯斋改名换姓。胡掌柜此时才看清胖六的真面目，又气又急，没多久竟不治身亡。这下胖六更加有恃无恐，明目张胆地向红云逼婚。红云只好以守孝为由，许诺三年后与他成亲，此后她便终日以泪洗面，连楼都不下。

得到红云的许诺，胖六的心情大好。这天，他起床后打开店门，见一个青年斜靠在门边，定睛一看，嘴不由张大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半年前被他扔到乱葬岗、以为已经死了的瘦六！

“你、你没死？”胖六见瘦六右手小指旁只有一道暗红色的疤痕，吃惊地问。

“穷人命大呗！”瘦六没再提半年前的事，拍了拍肚子说，“师哥，走了一夜的路，都快饿死了，切点酱肉给我吃吧。”

胖六迟疑了一下，还是切了盘酱肉给他。瘦六接过酱肉，先用鼻子深深嗅了几下，随即嘴角露出一抹笑意，他吃了一口酱肉后说：“师哥，这半年你手艺不见长啊，这肉不是鸳鸯斋的味！不信你让街坊邻居都来尝尝，让他们说，是不是鸳鸯斋的味！”

这时鸳鸯斋门前早已聚拢了一堆人，胖六被逼得下不来台，黑着脸端来一盆刚切好的酱肉。让他失望的是，街坊们吃过后，异口同声地说，与以前相比，这酱肉缺少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异香，的确不是原来的味。

楼下人声鼎沸，楼上的红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下楼来看个究竟，见瘦六死而复生，红云立即上前拉住他的手，两眼含泪，哽咽着说：“师哥，我爹娘都走了！”瘦六看了她一眼，拍了拍她的手，对胖六说：“师哥，看来你没得到鸳鸯斋的真传啊！”

“我没得到真传，难道你一个被鸳鸯斋赶出去的人就得到了？”胖六恼羞成怒，讥讽地说，“不要忘了你是怎么被赶走的！”

“我是怎么被赶走的，你比我更清楚。”见围观的人都安静下来，瘦六朗声说，“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今天你敢不敢跟我比试一下，看究竟谁才是鸳鸯斋真正的传人？”

“怎么比？”此时胖六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应战。

“你敢比就好。”瘦六收起笑容，正色说，“若我输了，我自断右手，从

此不再找鸳鸯斋的麻烦。若你输了，你自切右手的歧指，如何？”

听了瘦六的条件，胖六想了想，答应了下来，但他随即提出，做酱肉，要先把肉放在老汤里炖三四个时辰，现在想做，恐怕来不及。

“那就用你昨天晚上炖的肉吧，鸳鸯斋真正的秘方不在老汤。”瘦六笑了一下，抬眼看了红云一眼，说，“不过，为避免泄密，最后两道工序我要在另一间房里操作。”

据胡掌柜讲，鸳鸯斋的秘方在老汤里，瘦六怎么说在后面两道工序里？胖六心里起了疑，可当着众人的面，容不得他多想，便答应下来。两人分别从炖了一夜的肉锅里取了一些肉，瘦六又向胖六讨了些配制好的酱汁，然后拿起菜刀，掂着案板去了另一间屋子。

瘦六怎么做酱肉别人看不到，单说胖六，他捞出锅里的肉，把它们摊开放凉，然后细细地刷上酱汁，接连三遍，之后他又从一只装着豆浆的桶里舀出一瓢豆浆，把它浇在肉案上，用丝瓜瓤仔细刷了两遍，然后又额外浇上一瓢，让豆浆自然流尽，这是用豆浆的豆香去除肉案上的腥气，并让酱肉有豆香味。刷完肉案，胖六开始切肉，这些工序他以前不知做过多少遍，胡掌柜都没提出异议，瘦六怎么说秘密在这里呢？

胖六刚切好酱肉，瘦六也端着托盘，从里屋走了出来，他身后跟着红云。瘦六拿出筷子，递给围观的几位老者，让他们来评判。几位老者尝过胖六和瘦六做的酱肉，一致认为，瘦六做的才是正宗的鸳鸯斋酱肉！

胖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慌忙拿过筷子，尝了一下自己与瘦六做的酱肉，尝罢，他的脸色“刷”一下就白了，瘦六做的酱肉里的确有一股异香，这正是鸳鸯斋原来的味道！

望着脸色苍白的胖六，瘦六拿起放在肉案上的菜刀，递给他说：“师哥，愿赌服输，请自便吧！”

胖六左手哆嗦着拿起菜刀，把右手那根歧指放在桌子边上，牙一咬，一刀剁了下去。菜刀刚接触到歧指时，胖六感到手凉了一下，随即就是钻心的痛，他两眼一黑，“咕咚”一声倒在了地上，脚在地上踢了几下，又踢了几下，渐渐地，便不再动弹了。

围观的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唯独瘦六不动声色，让人去找大夫，可等大夫赶来，胖六已经没有了鼻息，连身体也渐渐凉了，显然是没救了。瘦六对众人一抱拳，说：“各位老少爷们，我与师哥打赌，他技不如人，自己切下歧指，如要见官，还望大伙给我做个见证。”

胖六死了，瘦六自然又回到了鸳鸯斋，不久他便与红云成亲了。洞房花烛夜，瘦六对红云说：“今后店里的规矩得改一改。”

“改规矩？”红云一愣，“改什么规矩？你不会过河拆桥、不让我再在豆浆桶里洗澡了吧？”

瘦六笑了，其实他早就知道，鸳鸯斋老汤的秘方与其他酱肉店的差不多，之所以有异香，是因为红云和之前的多位鸳鸯斋女子在豆浆桶里洗澡，豆浆里混有女子的体香及胭脂香。豆浆被浇到肉案上后，与肉香、药香混合，产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异香。他敢来向胖六挑战，就是因为知道胡掌柜夫妇去世后，红云被胖六逼婚，无心再在豆浆桶里洗澡，而比赛那天，瘦六让红云在房里的另一个豆浆桶内洗了澡……

此时，红云不知瘦六何意，疑惑地问：“那你让改什么规矩？”

瘦六看着红云，一字一句地说：“招学徒时，不再要求右手有六指！”

原来，那天瘦六被切去歧指，扔到乱葬岗后不久，渐渐苏醒过来，就离开小镇，四处流浪。一天他遇到一个高人，高人说，但凡奇人，必有异相。看一个人是不是奇人，主要看这个人有没有“人记”，歧指也是一种人记。人记一除，命也就没了。估计鸳鸯斋的先人右手有歧指人记，所以才招右手有歧指的人当学徒，这样一旦发现学徒违规，赶他出门时，表面上看，切歧指只是小小的惩罚，其实是为防泄密，置人于死地！因为人记与一般的疤瘌疙瘩的区别就在于它是连着命的，这样做也不会被官府追究，但有的歧指看似人记，其实只是赘肉，切了什么事都没有。

红云听后，愣了半晌，才说：“难怪你的歧指切了没事，胖六的切了却死了……可是，你事先并不知道胖六的歧指是不是人记啊！”

瘦六点了点头，说：“我也只是赌一把。这方法太残酷，再说考察人有多种方法。”

红云听罢，点头称是。自此，鸳鸯斋再也没招过歧指的学徒……

（题图、插图：谢　颖）

七步完美

□原著：希区柯克
　编译：王　强

阿佩尔在一家花圃工作，每个星期的薪水是八百元，他每月还要汇一笔钱给老家的母亲，所以手头一直很拮据。这天是阿佩尔的三十岁生日，他决定动用一点积蓄，给自己好好庆祝一下。他曾经听说，"夜莺俱乐部"是一家高档的餐厅，便决定把庆祝晚餐的地点定在那里。阿佩尔是一个人去的，因为他没有钱，请不起朋友。

阿佩尔很愉快地在夜莺俱乐部用餐，这时，俱乐部的老板库柏先生走过来，向阿佩尔做了自我介绍，阿佩尔感到受宠若惊。库柏先生盛情邀请阿佩尔到楼上的私人休息室，去见一些有身份的人。阿佩尔跟着他走进一间充满烟雾的房子，里面一张张桌子边围满了人，他们都在热火朝天地赌博。有人递给阿佩尔一大杯饮料，领他到一张桌子旁边……后来的事，他就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第二天早晨，阿佩尔醒来时，发现躺在自己的床上，衣服也没有脱，头痛得要死，钱包里仅剩的两百元钱不见了。

当天晚上，两个身强力壮的打手找到了阿佩尔家，他们是布克和大卫，说是代表库柏先生前来拜访，两人还拿出了一张阿佩尔写的借据。布克解释说："朋友，你昨天晚上手气很差，输了一万块。"

阿佩尔仔细看了借据，那上面确实是自己的签字，他觉得一片茫然，

只好解释说，自己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但是，无论他说什么都没有用。布克悠闲地戴上一只黑手套，一拳打在阿佩尔的肚子上，阿佩尔想举起双手保护自己，但是，他的双手被大卫抓住，扭到了背后，布克的拳头雨点般地落在他的脸上和身上。最后，拳头停下了，两人临走前，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下个星期六交钱，否则要了你的命。"

阿佩尔在地板上躺了一个多小时，才挣扎着起身。他打了个电话给花圃老板，告诉他自己出了点意外，一个星期不能上班。老板深表同情，告诉他好好休息。

阿佩尔在床上躺了一整天，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想了又想，他并不是傻瓜，在这一整天中，他想清楚了：在俱乐部的那个晚上，自己一定被人下了药，糊里糊涂地被推到赌场上，不知怎么就输了一大笔钱。现在，他又被毒打……不能就这么任人摆布，必须行动起来自救！

首先，阿佩尔必须获得有关库柏和他手下的消息。他记起来，自己这幢公寓里住着一个老人，名叫比尔，自己曾听人说，他以前就在夜莺俱乐部干过。

阿佩尔决定找比尔打听情况，他买了两瓶威士忌，敲开了比尔的门。比尔看到酒，眼睛都亮了，两人坐在比尔家的餐桌边，喝了起来。

很快，比尔就滔滔不绝地说开了，他是个寂寞的老人，需要有人倾听。阿佩尔并没有引导，他就谈起了库柏。比尔说，库柏无恶不作，操控着这个城市里的许多黑社会行业，除了夜莺俱乐部外，他还有许多产业，包括餐厅、赌场、夜总会……布克和大卫是他最得力的两个打手，两人每星期六都会开着一辆黑色高级轿车去各赌场收钱。库柏对谁也不信任，所以总是让布克和大卫一起去收钱，这样就可以互相监视对方。他们有一定的工作时间，每一个赌场经理都接到命令，如果两人没有按时来收钱，就得立刻通知库柏。他们收钱的最后一站是"黑豹餐厅"，从那里他们直接回夜莺俱乐部，把装着钱的黑皮包交给库柏，然后再去找那些欠库柏钱的倒霉蛋。

在比尔说的各种情况中，有一件事阿佩尔认为非常有价值，那就是，警察局有一位叫狄克的警官，非常痛恨库柏，只是没有确凿证据，一时找不到机会下手。

和比尔告别后，阿佩尔回到自己家，坐在桌边，久久地沉思。最后，他拿出一张纸和一支铅笔，写道："行动计划，第一步……"等阿佩尔把各项步骤都写完，天已经亮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六晚上，阿佩尔站在"黑豹餐厅"正对面一家旧货店门前的阴影处。不久，一辆豪华轿

车开到餐厅前，布克和大卫从车上下来，大卫手里拎着一个黑皮包，两人一起走进昏暗的餐厅。

阿佩尔向四周望了望，确定没有人，便冲过街道，跳进黑色轿车里，躺到后座的踏脚处，紧贴着前座的靠背。第一步！

不久，布克和大卫从餐厅出来，钻进汽车，布克发动了汽车。

大卫打了个哈欠："我们回到库柏那里去吧，然后，我们得去拜访阿佩尔那个傻瓜了。你想他会有钱吗？"

布克哼了一声，说："像他那种笨蛋，到哪儿去弄一万块？也许今晚应该干掉他，这小子挺强壮的，可能得费点事……"

这时，阿佩尔轻轻坐了起来，他手里紧握着事先预备好的棒子。他举起棒子打在大卫头上，大卫无声无息地倒在汽车门边。第二步！

布克吓了一跳，右手伸进夹克，但阿佩尔立刻用一根铁管顶住他的背，他马上僵住了，以为那是枪口。阿佩尔用戴手套的手从布克腋下拿出一把手枪，然后从大卫那里拿出一把同样的手枪。

布克想扭过头来看是谁的胆子这么大，但是，阿佩尔用管子一顶他，他就不敢动了。阿佩尔命令道："把车开到沼泽路上去。"

沼泽路是一条已经被废弃不用的旧路，几乎很少有汽车在那行驶。

在沼泽路上行驶了两公里后，阿佩尔命令布克刹车，然后把布克的头向左边一扳，说："朝那边看，不许回头。"

接着，阿佩尔打开车门，把被击晕的大卫推到车下，然后他把手伸到前座的黑皮包里，掏出一把钞票，扔到大卫身边。第三步！

车子又向前开了两公里后，阿佩尔再次命令布克停车。布克停下车，开口说："朋友，我一直在想——"话还没有说完，阿佩尔就一拳打昏了他。阿佩尔把布克也拖到路边，从他口袋里掏出那张有自己

签字的借据。第四步！

阿佩尔跳上车，飞速开回城里，把库柏的轿车停回“黑豹餐厅”附近，然后他把黑色皮包里的钞票全部拿出来，塞进自己带来的一个旧衣箱里，然后迅速离开了。

阿佩尔在回公寓的途中做了三次短暂的停留。第一次停留是在离“黑豹餐厅”半公里的地方，他把黑皮包扔进垃圾箱内。

第二次停留是在一个公共电话亭，阿佩尔拨通了夜莺俱乐部的电话，说：“给我找库柏。”

库柏马上接了电话：“布克吗？出什么事了？”

“我不是布克，布克和大卫今晚拿了你的钱逃跑了。”

“你疯了！”库柏怒气冲冲地说，“他们不敢，我会把他们全搞死的——喂，你是谁？”

“他们到现在还没回来，对不对？也许你会在沼泽路上找到他们，他们就是顺着那条路跑的。”

阿佩尔挂断了电话。第五步！

阿佩尔的最后一次停留，是在一公里外的另一个公共电话亭。他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对总机说：“请找狄克警官，有急事。”

过了片刻，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我是狄克警官。”

“狄克警官，我有布克和大卫的情报。”

“什么？你是谁？”

“他们今晚拿了库柏的钱跑了。库柏发现了，开始追他们，他们在沼泽路上。”

“等等！等等！”

阿佩尔挂断电话。第六步！

阿佩尔回到公寓，没有遇见任何人，他把旧衣箱塞到床下，脱掉衣服，上床睡觉。他一觉睡到第二天上午9点，起床后出去买了一份报纸。

大大的标题和库柏的照片占据了头版头条：“夜总会老板，行凶时被捕，检察官要求判死刑。”

阿佩尔浏览了全部报道，情况好像是这样的：狄克警官和他的部下先在路边见到了大卫那弹痕累累的尸体，然后在过去一点的地方，看到库柏正在冲着躺在地上的布克开枪，一边歇斯底里地破口大骂布克是“骗子”。警察抓住库柏，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布克在送医院的途中死去。警方相信，从那个神秘的电话及失踪的钱来判断，还有一位第三者，但是，他究竟是谁，却无法查到，因为库柏的敌人太多了。

阿佩尔把报纸扔到一边，库柏的事他已经不再关心了，现在还有最后一件事要解决，那就是，如何处理从两个打手那里拿来的钱。阿佩尔并不贪心，他只想得到自己应得的那份。

他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坐了下来，开始计算。

首先，在“夜莺俱乐部”被抢去了两百元，然后是他的皮肉之苦，他记得法院最近审判了一个案子，一位妇女断了一根手指，得到五万元的赔偿，另加五万元补偿她的精神损失。当然，他没有被打断手指，可是也一样是肉体受到伤害啊，于是他写下了十万元。此外，大卫和布克辱骂他，这有损他的人格，因此，他在大卫和布克名下，各加了五万元的赔偿。

阿佩尔相信，如果库柏欠他的这笔钱由追债公司出面要的话，人家一定会要两万元的追债费用。现在他自己出面要了，等于自己当了自己的追债人，那么，这笔追债费用也应该归自己所有，于是他又加上了两万元。

他一个星期没工作，损失了八百元，这自然要赔偿的，他加上了这笔钱。此外，他花费在这件事上的时间也很多，至少有二十五个小时，如果按一小时四十元计算，那应该赔偿他一千块。

当然，比尔在这件事上帮了忙，应该分给他一笔钱。阿佩尔决定给他一万元，当然，怎么个给法，还要仔细考虑，否则他可能一拿到就全赌光了。

想起比尔，阿佩尔又想起自己买的那两瓶威士忌，这笔钱也应该加进去。阿佩尔又想了一会儿，又想出了一个理由：布克和大卫闯进他的房间，这属于私闯民宅，每人就赔五千元吧，这就又增加了一万元。

阿佩尔使劲想，再也想不出什么名目了，于是他开始把那一长排数字加起来，总计二十四万两千零七十元，包括给比尔的一万元。阿佩尔认为，这就是自己应得的全部赔偿数目。

阿佩尔从床下拖出旧衣箱，从两个打手那里拿来的钱就装在里面。阿佩尔把钱摊在桌上，细心地数着每一张钞票……

数完钱后，阿佩尔深深地叹了口气：计算下来，库柏竟然还欠他一百零二元——看来，还没完呢——第七步！

（推荐者：顾东兰）

（题图、插图：佐　夫）

父亲的账本

□焦松林

这天傍晚，祖林的母亲风风火火地来到了他家，祖林发觉，母亲和平常完全不一样，以前她总是亲热地问孙女吃过饭没有，这一回，她不但没发现家里清锅冷灶的，甚至连小孙女眼圈红红的也没注意，而是一把拉住祖林就嚷开了："林子，你说这事可气不可气，你娘这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

祖林一愣，好半天才问道："怎么了？你说清楚点。"

母亲气愤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递给祖林，说道："我虽然认不得几个大字，可这些我是知道的。你看看，你看看！"祖林接过来一看，这是一本账本，母亲继续说道："你老子去年起开始记账了，我开始也没留意，可前几天偶尔翻开一看，这账记的，真是气死人！"

祖林翻开账本仔细看起来，可看了半天，也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账是按人来分页的。第一页记的是母亲，上面写着：2月，280；7月，1250；全年合计1530。后面就没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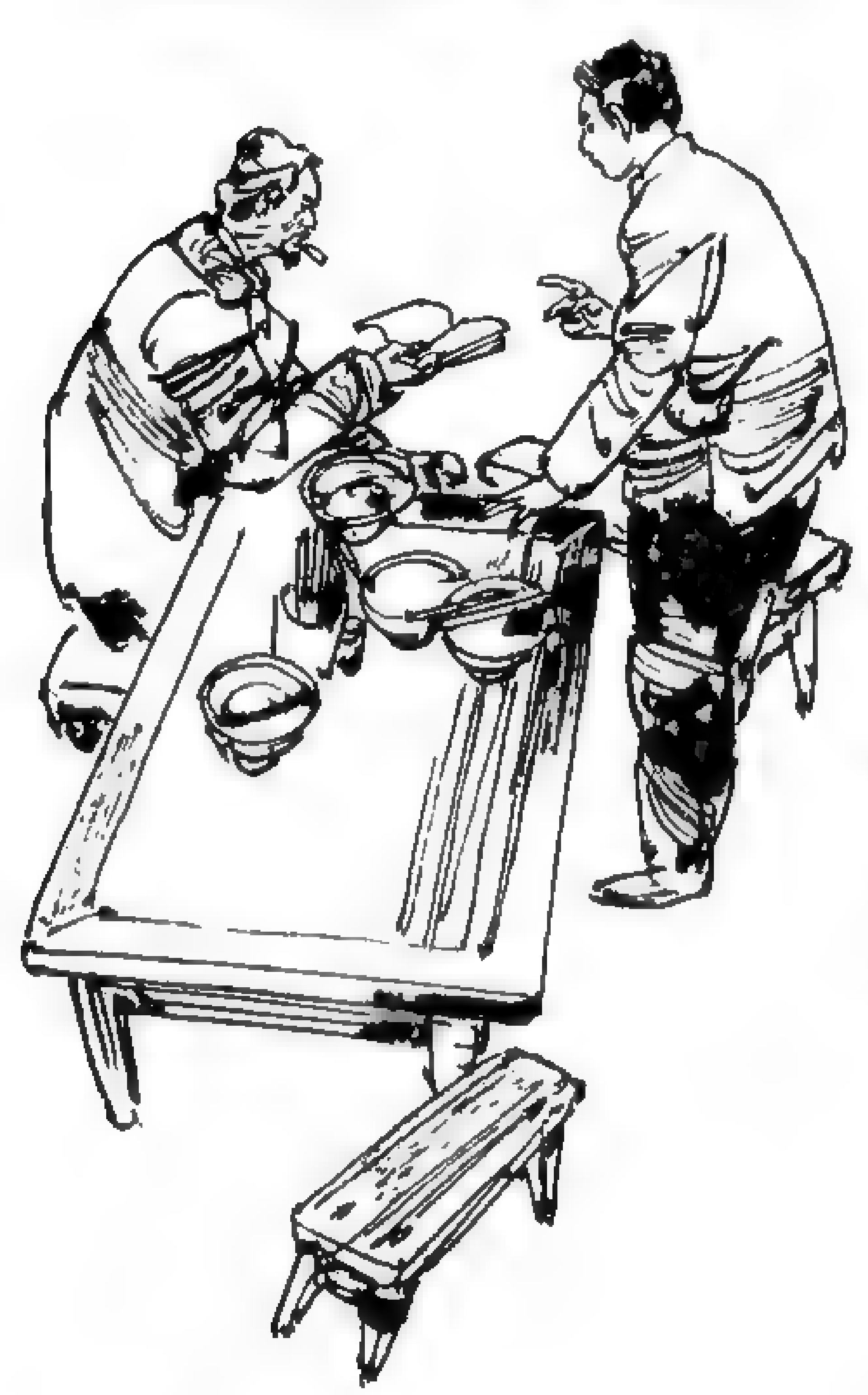
第二页记的是祖林，上面写着：1月，无；2月，无；3月，无；4月，无……一直无到了12月，最后的空白处，画了一颗心。

第三页记的是祖林的爷爷，上面写着：2008年全年合计，共3800。

祖林把账本递还给母亲，淡淡地说道："这也没什么呀，他喜欢记，你

让他记就是了。”其实，祖林心里想：就凭你们俩，一个月加起来就那么点最低生活保障金，有什么好记的呀！

可母亲还是不依不饶：“林子，你不懂。你老子把账算得清清的，说我一年花了他1530块，这有零有整的，不是太没人情味了吗？而且这数字也不对，你想，他能有几个钱？你爷爷一年能花了他3800？这不是瞎记吗？



昨晚我问过了，这一年的收入都哪里去了，他总是搪塞我，说早就花光了，一分钱也没有了。你想想，你娘这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说着，母亲坐到沙发上，头低了下去，就差没哭了。

祖林头痛得要命，只得叫出房间里的妻子丽丽，让她做点饭菜给母亲吃。

等到母亲冷静下来，祖林这才小心翼翼地问母亲，父亲现在在什么地方？母亲没好气地答道：“他能在哪里？今天早上有人叫他去打工，现在肯定没回家，直接住在工棚里了。”

祖林心里一酸，父母做了一辈子农民，辛辛苦苦把自己拉扯大，操尽了心。自己成了家，可父母的家务事，自己从来没有管过。这一回，无论如何也得去劝劝父亲，让他和母亲和好。

问清了父亲上班的地点，祖林拿上账本，匆匆地出了门。等来到了工地，天色已晚，只见一群人光着膀子，在齐腰深的沟里挖土。祖林一眼看到了父亲，他也像青壮劳力那样，低着头挖土，等他一锹土上来，也看到了站在路边上的祖林。

“你来了？马上就要收工了。”父亲只说了一句话，又吭哧吭哧地低头劳动。没办法，祖林只好等，一直等到七点多钟，工地才收了工，夜色早已覆盖了全城。

祖林把父亲拉到一个大排档，正要叫酒叫菜，父亲却抢先叫来了伙计，说炒碗面就行了，然后又抢在祖林前面付了钱。

等父亲吃得差不多了，祖林先打破了沉默，他慢腾腾地说道："妈去了我那里。"

父亲显得很诧异："她去你那里做什么？不会是去告状吧？"说着，父亲嘿嘿地笑了。

祖林再也忍不住了，掏出账本递给父亲，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妈说她不明白。"

父亲接过账本，嘴唇哆嗦了半天，蹲下身子坐到了路边，从袋里掏出支烟，燃着了，好久才答道："她是不明白，我也没告诉她。是我，是我欠她的，也欠你爷爷的。"

祖林一呆，母亲说父亲是债主，怎么到了父亲的嘴里，成了他倒过来欠款呢？看来，这本账里还真有蹊跷。

"前年年初，土地被征用了，家里没钱，以前每年过年我都会给你妈买一套新衣服，今年没买，衣服其实我已经选好了，280块，算我欠她的。7月份你妈阑尾炎开刀，天气正热，可她手术后只在医院住了一天，我就把她接回家了，要是有个空调，她肯定要少受些罪，可是没钱买，我眼睁睁地看她痛得全身冒汗，也没办法，只好用蒲扇给她扇。我欠她一个空调，我到城里的商场问过价，一个空调，1250块。"父亲说着，头慢慢地低了下去。

不知不觉中，祖林的眼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母亲患病开刀动手术，这样的事，自己竟然一点儿也不知道，而父母亲也没有告诉自己！

父亲看了祖林一眼，站起身来，向工棚走去，一边走一边说："你回去吧，你明天还要上班。劝劝你妈，让她早些回去照应照应，家里还有你爷爷，他也要吃饭。"

祖林怔怔地跟在父亲后面，又问道："这些事你怎么都不告诉我？还有，我爷爷和我的名字后面的数字，又是怎么回事？"

父亲笑了："你工作忙，我不想拖累你。你爷爷那里，我本该多给他买些肉吃，可惜都没能做到。按照村里王老五家赡养老人的标准，我一年欠他3800块。"祖林知道，王老五是个包工头，是村子里最有钱的人家。

父亲始终不说祖林那一页账是怎么回事，眼见着就到工棚了，父亲回过头来，对祖林摆摆手道："你回去吧，不要再问了。"

可两个谜都揭开了，单单自己这一页没弄明白，祖林怎么可能回家呢？

父亲见祖林站着不肯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林子，你长大了，有些话我本来不需要再说了，可是，今

晚我还得告诉你，你以后对丽丽好一点，家庭的担子，男人必须得挑起来。一个大男人，为琐碎的事争吵，会让村里人看不起。我不欠你钱，但我欠你一颗心，这些年来，我以为你有了工作，不愁钱花，也没有多过问你，没想到你家里竟会闹这样大的矛盾……”

祖林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去的，羞惭、愧疚、痛苦，种种情绪一齐涌上心头。这些倒欠的账中，单单没有父亲自己的名字。父亲今年65岁了，穿着几年前祖林不穿的山羊皮袄，还在超负荷地劳动……

打开家门，祖林看到妻子丽丽正坐在沙发上和母亲有说有笑，女儿坐在桌边做作业，他忽然感觉到家的温馨。

见到祖林回来，几个人一齐向他看了过来，祖林把原委一说，母亲忍了许久的泪终于流了下来，“原来是这样，我早就在想，你老子不会那么狠心，原来他的心全在我们身上呢。”母亲说着，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儿子，又看了看丽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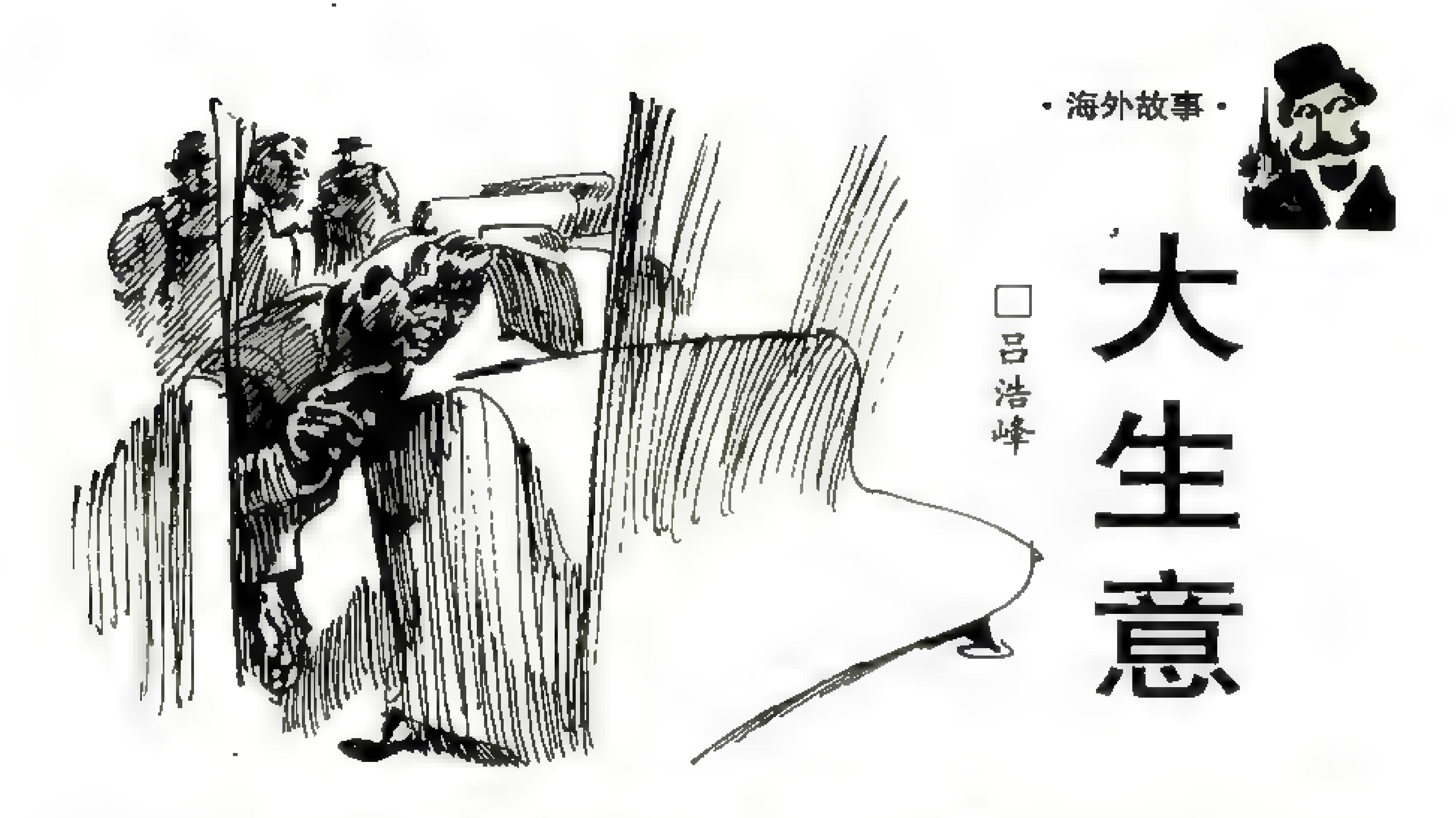
这时，祖林的脸腾地一下红了，他想起了账本上的那颗心，那是父亲的一份担心——这段时间，为了谁做饭等家务琐事，祖林和丽丽吵得快要离婚了，这事不知怎么传到了父亲耳里。

今天看了父亲的账本，祖林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男人对家庭的责任。

祖林清了清嗓子，轻声说：“今年暑假，我们一家全回老家，买台空调，在那里生火，由我做饭。”

女儿听了这话，立即欢呼雀跃起来，一家人跟着其乐融融地笑了。

（题图、插图：刘斌昆）



大生意

□吕浩峰

这天，家具城里两个最大的经销商艾利与文森特，先后接到相同内容的电话，对方自称伯格先生，说想要采购几百套沙发，几天后将亲自来商场，从两人中选出合适的供货商。

当天晚上，两人都彻夜难眠，他们都意识到，在金融危机的风暴中，这笔生意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

两个商人中，艾利的年纪要大些，他几年前眼睛就开始老花，太太劝他早点退休，艾利却说，如果自己结束生意，员工们很难在金融危机时重新找到工作，为了这，他也要再坚持一段时间。

两天后的傍晚，艾利的店里迎来了伯格先生，他腆着大肚子，六十多岁的样子，身边还有一个年轻的助手贴身为他服务。艾利看到，他们刚刚从文森特的家具店中走出来，这说明，他们对文森特的产品还有不满意的地方，自己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助手对艾利说：“我的老板前天打过电话，要来采购一些沙发。”

“欢迎您，伯格先生，请到我们的展厅参观一下。”艾利既紧张又兴奋。

半个小时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生意竟然谈成了，艾利实在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不过伯格先生要求，第二天早上八点之前，沙发必须送到郊区一幢办公楼内。定金预付百分之十，货到后再支付剩下的款项。

艾利想了想，说：“先生，我还需要测量一下贵公司入口处的大小，来选定合适的沙发尺寸。”

伯格先生点点头，说：“让我的

助手陪你去吧。不过，合同里要附加一个条款——如果沙发在明天上午八点之前不能送到办公区，合同就自动解除，你要退还我双倍的定金——现在是金融危机，我可不想因为没有办公用的沙发，浪费员工的宝贵时间。”

艾利谨慎地说：“我能否等测量结束后再决定是否接受定金？”

“当然可以。”

送走了伯格先生，艾利跟着那助手来到郊区的一栋办公楼，仔细测量过后，艾利心里有了底，非常愉快地签下了合同。

次日早晨六点，十几辆临时雇用的卡车载着几百套沙发，来到了位于郊区的办公楼下，几十个工人像接龙一样抬着沙发陆陆续续走进办公楼，可到了那家公司的入口处，工人们却发现，无论怎么变换角度，都没法把沙发抬进屋子里去。

一个老搬运工郁闷地说：“除非把这沙发锯成两节。”工人们都以求助的眼光望着跟车前来的艾利。

艾利走到入口处，这里和昨天傍晚测量时没有任何不同啊！昨晚他测量了很多次，确定这个尺寸的沙发可以搬进来，但是现在，沙发却要锯开才能搬到屋子里。艾利掏出尺子，重新测量起来，突然，他的汗从脑门渗了出来：门框比昨天量的尺寸足足小了十厘米！

艾利无奈地想：自己真是老了，眼睛不行了，做不了这么精细的活了。

离八点钟只有半小时了，艾利拨打伯格先生的手机，对方却是关机状态。虽然已经初冬了，艾利却浑身冒起汗来，他脱掉外套，倚在门框旁的墙壁上，他需要休息一下，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

工人们静静地看着他。离八点只有十分钟了，艾利突然停止了思考，他走到门框边，仔细看着、摸着，渐渐地，他的神色平静下来，最后他穿上外套，吩咐工人们，把所有沙发运回家具城。工

人们都有点摸不着头脑，但也只好照做了。

回到家具城时，商场刚开门，艾利指挥着工人把退回来的沙发搬回仓库，路过文森特的店门口时，艾利注意到，文森特正在跟一个中年男子谈生意，他们谈得很投机，很明显，文森特在讨好中年男子，看来这中年男子是来挑选家具的客人。

中年男子被艾利他们搬运沙发的嘈杂声吸引，问文森特："这家公司也卖办公沙发？为什么一大早就有这么好的生意？"

文森特略带嘲讽地说："那不是生意，那是一笔退货。"

中年男子有点好奇了："是吗？你不介意我去那家看看吧？"

"没关系，您去吧。不过，一个经常被顾客要求退货的公司，不值得您信任。"

中年男子走进了艾利的店，和艾利聊了起来，听艾利说了事情的经过后，中年男子问："为什么不要求你的客户把入口处扩大一下呢？这么多的沙发运来运去，仅仅运输费也是很高的。"

艾利苦笑着说："我的客户还不知道我把沙发运了回来。运输的费用全由我来承担，而且我还要双倍退还客户定金。我必须为我的行为负责。"

中年男子点了点头，拿出一张名片，说："不介意的话，我想从你这里购买一批沙发，我相信，像你这样有责任感的人，不会销售质量有问题的商品。作为一个小小的政府官员，我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能做到的，就是在尽可能的范围里，去采购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的商品。"中年男子说着，站起来握着艾利的手，递上了名片。

艾利既吃惊又激动，这一切简直像做梦一样，他接过名片，看了看上面的名字：伯格——警察总署总警司。

伯格？这个顾客也叫伯格？艾利愣住了，他呆呆地看着手里的名片，突然间，他什么都明白了……

当天下午，艾利顺利送完了所有沙发后，被直接带到警察总署内的一间审讯室，铁栅栏里关着的，正是他的同行文森特。房间里还有两个人，正是前天傍晚那个来买沙发的胖"伯格"，以及他的助手。

原来，那个中年男子才是真正的伯格，几天前，他给两个商家都打了预约见面的电话。文森特接到电话后，就一心想接下这笔大生意，可他实在没有把握能胜过艾利，于是他灵机一动，请了两个二流演员冒充伯格先生和他的助手，让他们赶在真正的伯格先生之前来到家具城。假伯格骗艾利签下了合同，等艾利量完门框的尺寸，他们就找了几个泥瓦匠，连夜一起拆补办公区的门。快天亮时，他

们终于把那个新做的门框严丝合缝地装上了。文森特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艾利忙于处理那几百套退货的沙发，这样他就抽不出时间来接待真正的伯格先生了。

这时，一个警察问："文森特先生，你涉嫌诈骗罪，艾利先生可以对你进行起诉。对此，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只想知道，是哪里让你看出了破绽。"文森特不解地看着艾利，问道，"那门框根本没有一丝修补的痕迹，你昨天傍晚去测量的时候，我提前把总闸的电源关掉了，你在昏暗的光线下是完全可能测量失误的。"

艾利笑了笑，回答说："老朋友，一开始我也认为自己老眼昏花了，但当我倚在墙上休息时，我感觉到后背的左半边非常潮湿，还冷得刺骨，而右半边的温度却和室温差不多。我想，只有刚刚修补过的、还没有干透的墙面，才会产生这样的差异。"

艾利停了停，继续笑着说："其实，我还应该感谢你呢。要不是我忙着处理退货，也不会引起总警司——也就是真正的伯格先生的注意。文森特，我没有你那么聪明，为了争取到这单生意，你能在两天内租到那么大的办公区来实施周密计划。我没有任何花招，踏踏实实做人就是我的'花招'。"

文森特垂头丧气地说："好吧，我认输。我可能会在监狱里呆上几年，我的公司会破产，如果可能的话，我请求你收留一些我的员工，他们都是很棒的。"

"不。"艾利拒绝了文森特，"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最好你自己去处理。"他顿了一顿，接着说道："因为，我决定不起诉你，我在署长面前替你担保了，说你一定会改过自新。让我们都来看看，你的聪明才智用在抵御这次金融危机上的效果吧。"

一周后，被成功保释的文森特走出了警署，艾利在大门口等着他，文森特伏在艾利的肩头上，哭得像个孩子。

（题图、插图：佐　夫）

食指是人最灵活、最常用的手指，它代表着能力、代表着欲望。当欲望漫过良心的堤岸，人生也将随时处在危险之中……

贪吃的食指

□芦宏伟

1. 惹祸

韩九指天生只有九指，父母就给他起了个小名叫"韩九指"。韩九指少了左手食指，仅有的右手食指，却是奇异无比，只要周围有好吃的东西，这根食指就会跳动起来，离好吃的越近，食指就跳动得越厉害。

这年韩九指十三岁，家乡闹灾荒，田里颗粒无收，家家都勒紧了裤带生活。大人们怕孩子偷吃，把仅有的吃食藏起来——每天少吃点，总比饿死强啊！可韩九指家却藏不住吃的，韩九指越是饥饿，食指的感应力就越强。父亲把食物藏在衣柜里、床底下、柴火堆里，韩九指都能找到。眼看家中的存粮一点点减少，父母整日里发愁：这灾年该如何度过呢？

转眼寒冬来临，这天晚上，韩九指在村子里玩，忽然间食指大动起来。韩九指知道，附近准有好吃的！他忍不住朝前走去，没走多远，就闻到了一股沁人肺腑的肉香。

香味是从柳伯伯家传出来的，柳伯伯和他的儿子大柳都擅长打猎，他们准是又打到了什么猎物。韩九指在柳伯伯家门前转来转去，心里的焦急劲儿就甭提了……

渐渐到了深夜，柳伯伯家熄了灯，韩九指搬了个树墩放在院墙下，踩着树墩跳进了院内。

院子里，厨房的门没有上锁，韩九指进了漆黑的厨房，伸手一摸，一下便摸到桌台上有一碗冻成铁疙瘩一般的肉，张嘴一咬，差点把牙咯掉。此时韩九指真是猴急得要命，他不敢生火，就一掀棉袄，将那碗肉扣在肚皮

上，再弓下身子，用肚皮夹着肉块给暖化了，如同猪八戒吃人参果一般，急急巴巴吃完了肉，只觉得这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

一碗还没吃过瘾，韩九指又在厨房里搜了一遍，可再也没找到一点肉了，他带着几分郁闷出了厨房，突然他发现，院子里红薯窖上面的土有些松动，韩九指灵机一动，扒开了红薯窖，立刻闻到一股腥味，跳进去一摸，竟摸到好大一块生肉。韩九指差点叫出来：柳伯伯家打到了野猪！

韩九指摸着大块的野猪肉，心想：这么多肉，能做多少碗啊……这么想着，那根食指竟也跳动起来。以前，这食指只能感应到熟食，从此以后，连活蹦乱跳的兽禽，都能感应到了。

韩九指抓着肉舍不得放手，心想，干脆，把肉带走得了！这块肉有一百好几十斤重，韩九指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根本拖不动，于是他回厨房拿了把刀，将肉割成三大块，分三次将肉拖了出去……

韩九指本想将肉带回家里，可爹娘性情耿直，一定不许自己偷东西，就将肉藏在了村东一片树林内。

接下来的日子，韩九指一有机会就溜进树林内，生起火来烤野猪肉吃。等把三大块野猪肉吃完，韩九指明显胖了一圈。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韩九指偷野猪肉的事，还是被发现了。这天，柳伯伯父子气势汹汹地找到了韩九指家。韩九指的父母没料想儿子在外面闯了这样的大祸，父亲当场就给了韩九指一个耳光，母亲则不住地向柳伯伯道歉。

闹了一阵子，柳伯伯也有些不忍心了，一摆手说："算了算了，毕竟还是个小孩子！咱们走吧。"临走前，大柳带着哭腔说："我娘有病，我和爹不知跑了多少趟才打到这头猪，想给娘补补身子，你们……你们……哼！"

事后，韩九指被父亲打了一顿，责骂了一番，可他毕竟是小孩子心性，没过几天，也就把这事忘一边儿去了，却不知柳伯伯家发生了一件大事：野猪被偷走后，大柳一直瞒着父母悄悄上山打猎，盼望着能再打到猎物。然而，就在一次上山后，大柳再也没回来，不久，有人在山上看到了大柳带血的衣服……

柳伯伯夫妻得知噩耗后悲痛欲绝，韩九指的父母也感到万分愧疚：如果不是自己的儿子偷吃了人家的野猪，大柳就不必再上山，也就不会被猛兽吞吃了……

这天，韩九指从外面回到家里，见娘双眼通红，像是刚刚哭过。娘见儿子回来，抓起桌上的一个包袱，一把塞进他怀里，哽咽着说："九指，这是家里唯一的存粮了，你带了它走吧……"

爹听到动静，从里屋出来，一见这情景，就要夺那包粮食，一边大声道："反正要饿死，把这粮食给了柳家，良心也过得去些！"娘一把抱住爹，冲儿子大喊："快跑！再也不要回家了，咱们度不过这个灾年了！"

韩九指吓傻了，虽不清楚怎么回事，但知道娘一向最疼自己，就听了娘的话，抱着包袱逃出了家门。他不知该去哪里，就顺着大路朝前跑去。

原来，韩九指家存粮本来就少，而韩九指偷吃的本领高强，这最后一包粮食藏在老槐树上，才没被韩九指发现。父亲眼看寒冬难以熬过，就想把家里最后的粮食送给柳家，算是赎罪，而母亲爱子心切，抢了粮食给韩九指，盼他带着粮食逃出去，能侥幸活下一条命。

韩九指带着粮食流浪在外，饿了就吃，没几天就吃完了，只好又回到了家里。

到了院门口，韩九指叫道："娘，我回来啦，我饿——"可喊了半天没人答应，韩九指跳进院子里，进屋一看，顿时愣住了，愣了好一阵，才号啕大哭地扑上前叫道："娘，爹……"

韩九指的父母，已经饿死在家中。韩九指哪里知道，当他带着粮食走出家门时，父母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2. 遇救

韩九指成了孤儿，只好四处流浪。他不辨东西，见路就走，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找些野菜草根充饥。这天，韩九指摇摇晃晃地向前走着，每走一步都有可能就此倒地不起，就在此时，一个大汉挡在了韩九指面前："小孩儿，你父母呢？怎么一个人走路，要去哪里？"韩九指见这人长得虎背熊腰，一脸络腮胡子，心中一慌，眼前一黑，竟晕倒了。

大汉叹息一声，从行囊里抓了一把大米出来，生火煮起了米汤。米汤越煮越浓，米香味也四散飘开。大汉无意中一扭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韩九指晕倒后本已人事不知，可不知为何，此时他的右

手食指竟一抖一抖的，还越抖越厉害，仿佛是有灵性的活物一般。人都饿得昏倒了，怎么食指还会动呢？不合常理呀！

米汤煮好，大汉将韩九指救醒，一口一口喂他米汤，韩九指舔着嘴唇把米汤喝尽，精神大好，跪下来向大汉磕头称谢。

大汉问韩九指的来历，韩九指哭着把自己的遭遇说了，大汉感叹良久，说："难怪刚才你的食指不断跳动。古时候有个故事，说一个叫公子宋的人，一天食指大动，他猜测有好吃的东西了，就赶到人家家里，人家跟他开玩笑，故意不给他吃，他竟然杀了人家！由此看来，太贪吃的食指或许真是凶指啊！"大汉想了想，又说："在这荒年，你一个小孩子难以活命，就跟了我吧，你就叫我七公好了！"韩九指一听，连忙跪下磕头，从此就跟了七公。

七公是个身怀绝技的江湖侠客，他带了韩九指在山间打野味来吃，不过，野味不是总能捕到的，两人也常常饿肚子。七公身强体壮，饿几天也就罢了，韩九指两天没东西吃，就随时要晕倒了……

两人四处流浪，辗转了一年，这一年大灾，饿死的人不计其数，韩九指却在七公的庇护下生存了下来。灾年度过，七公将韩九指留在汴梁城一家大酒楼当学徒，自己云游四方去了。

这家大酒楼名叫"万福居"，掌柜万爷既是酒楼老板，又是厨房大厨，他的厨艺是汴梁城一绝，十多年来，万福居每月必上十道新菜。万爷让韩九指在酒楼做个杂工，工钱没有，饭菜管饱。

韩九指如今呆在大酒楼，食指大动的机会可就多了，只要万爷在厨房做出好菜，韩九指不管在酒楼的哪个

角落，那根食指就像个跳舞的小精灵，自个儿跳动起来。等客人走后，韩九指便溜过去，端起盘子，一扬脖子，把剩下的一点好菜朝嘴里倒。

不过，韩九指的食指也是很挑剔的，再好的菜，吃过两回后，第三回食指就不动了。好在万福居就是靠不断变换菜色出名的，所以韩九指食指大动的机会还不少。

如此过了五年，万爷见韩九指干活死心塌地，也不争工钱，便决定挑个日子，开始教他做菜的手艺，韩九指听了，自是喜不自禁。这天早上，韩九指躺在床上，心里想着，过几天拜了万爷为师，自己就不只是个杂工了，早晚有一天，也能开个大酒店，吃不尽的山珍海味……正想得美呢，那根食指突然不老实地狂跳起来。韩九指奇怪了，一大早的，万爷就在做什么好吃的吗？店还没开门呢，难道这美食竟不在店内？

韩九指跳下床，脸都不洗就跑到酒楼门外，四下一打量，只见万福居门外的巷子口有个卖春卷的。韩九指虽没工钱，但逢年过节万爷也会赏他几个小钱，春卷不贵，五个铜钱一个，韩九指掏钱买了一个，这一吃，真是了不得：高手竟在民间，这春卷太好吃了！

韩九指连吃八个春卷，这才拍着肚子回去。他本想第二天再买春卷吃，可早起一看，卖春卷的却不见了，原来这卖春卷的沿街叫卖，每到一处只卖一天，就换个地方再卖。韩九指想那春卷想得发疯似的，他向人一打听，得知卖春卷的朝南走了，立刻也朝南行去，追卖春卷的去啦……

赶了一天，总算追上了卖春卷的，他们正推车行路呢，韩九指跟在他们身后，一直跟了大半天，等他们来到一个镇子上，生火做春卷，韩九指果然又是食指大动，一连吃了十个。

卖春卷的在镇上卖了一天，又行了一天路，换个镇子再卖，韩九指痴痴迷迷地跟着他们，如此这般，韩九指行了三天路，连吃了三回春卷，这才解了瘾，猛然想起出门时连个招呼都没打呢，慌忙赶回了万福居。

一连几天不见韩九指的人影，万爷很生气，骂韩九指是烂泥扶不上墙，别说教手艺了，一气之下，干脆把韩九指给辞了。

3. 发迹

这下韩九指惨了，又成了个没屋住、没饭吃的流浪汉。他在汴梁城里四处闲逛，想找个活儿干，正愁着，就看到前面城门口有人围观。韩九指上前一看，墙上贴着一张悬赏榜文，说是张员外家的女儿得了怪病，左边胳膊大腿无法动弹，求神医相救，愿出五百两银子酬金。

五百两不是小数目，可韩九指只

对吃有几分独到的领悟，对医术一窍不通，当下他也没在意，就走开了。

两天后，韩九指再从这里经过，榜文上又提高了赏金，张员外愿出千两银子为酬，若对方年龄相当，品行端正，愿将女儿许配给恩人。

韩九指看了一会儿，却听到身边一个老丈叹息一声：“可惜呀……”韩九指听他话里有话，就问：“老丈，难道你有救治怪病的法子？”

老丈说道：“我有个祖传的秘方，但要用十一种罕见的野兽做药引，这些野兽可不好找呀！”韩九指问：“是哪些野兽？说来听听。”

老丈一说，竟然都是韩九指在万福居吃到过的，要知道，野味本就是万福居的一大招牌。

“那病十分凶险，若错过了时机，即使有药也难治了，可谁有本事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捕获十一种野兽？”

听到这里，韩九指心里一动，一下子想到了七公，七公本领超群，若有他相助，定能捕获野兽！听说七公前不久来了汴梁城，但自己当时刚被万福居赶走，觉得没脸去见七公……

韩九指对老丈说：“老丈，您能否将治病的秘方传给我，我或许能集齐十一种野兽，若事情能成，赏金我愿意……”老丈一摆手，道：“能救人一命就是我老汉行善了，我有三个儿子养活，倒也不稀罕那些赏金。”

拿了老丈给的秘方，韩九指四下寻找，终于找到了七公。五年不见，两人见面自有一番感慨。韩九指说道：“七公，我的一位好友得了怪病，大夫开了一个方子，要用十一种野兽做药引，我想请七公帮忙……”

七公为人最是急公好义，一听是帮韩九指的朋友治病，立即就应允了，而且七公心里还很高兴：韩九指这孩子很讲义气啊！

七公和韩九指带足了干粮和水，就进山打猎了。韩九指用食指感应猎物，而七公功夫超群，两人奔波了十

天十夜，才将十一种野兽悉数捕获。

韩九指依照老丈给的秘方，将药调好给张员外的女儿服了，病果然痊愈。张员外欣喜万分，看韩九指倒也一表人材，就招他做了上门女婿。

就在韩九指成婚的第二年，张员外得病死了，家业便全由韩九指打理了。韩九指每天呆在家里，一门心思地琢磨能弄出什么好吃的。他想到了以前打工的万福居，听说万福居因为惹到流氓，已经关门了，万爷正在家歇着呢！想到万爷那层出不穷的拿手好菜，韩九指直流口水，就派人花重金去请万爷。

没想到万爷一请就来了，韩九指大喜，让万爷做了自己的厨师兼总管。万爷宝刀未老，隔三差五就能整出几个令韩九指食指大动的好菜，韩九指大呼快哉。

只是韩九指的那根食指极其刁钻，万爷厨艺再高，也有黔驴技穷的时候，渐渐的，万爷越来越难整治出令韩九指惊喜的东西了。韩九指一没有好东西吃，心情就会郁闷，心情一郁闷，就常常拿万爷发一顿脾气。

在韩九指婚后的第六年，夫人染上急病去世了。这时，一个道士告诉韩九指，说他近来不顺，皆因有邪气缠身，听说三百里外有个城隍庙，十分灵验，何不去那里烧香捐钱？韩九指听了，有点动心，只是这三百里经过的大多是小村小镇，如果路上找不到什么好吃的，可把人憋死了。于是，韩九指找来万爷商量，问他能不能想想办法。

万爷关起门来研究了几天，给韩九指送去一小碟暗红色的粉末，韩九指用食指沾了点粉末，放在舌尖上一尝，味道十分鲜美！万爷说，这是配了三十几种名贵调料的精制肉粉，只要不见水遇潮，可保三月不坏。韩九指赶忙吩咐万爷配上三斤肉粉。

肉粉配好，韩九指便出发了。他一连走了几天，果不出所料，路上没什么好吃的，有银子也没处买去。行路消耗体力，韩九指食欲旺盛，一路上不想城隍庙烧香拜佛之事，净想着上哪弄好吃的了。

4. 断指

却说这天，韩九指住在一个小镇的客栈内，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只觉得肚里的馋虫越来越多，对了，背包里不是有万爷特意配制的肉粉吗？

韩九指翻身下床，打开包袱，用食指沾了点肉粉，正要往嘴边送，忽然间，他的食指跳动起来，指头上粘着的肉粉都被弹掉了。韩九指大奇，这肉粉也不是第一回吃了，食指跳动，肯定不是因为这些肉粉，难道这普通的小镇上，竟藏着什么好吃的？

如果有更好吃的东西，这些肉粉就先存着了。韩九指出了客栈，像一

只发现了猎物的猎狗似的朝外寻去。他先朝小镇东面走，越走食指跳动得越慢，最后渐渐不跳了，韩九指知道方向错了，就转回原处朝西走，这下对了，越往前走，食指跳动得越快。

韩九指靠着食指带路，走到一户人家的院子前，此时韩九指馋瘾难耐，也顾不得多想，上前就“咚咚咚”地敲起了门。敲了一阵，没人开门，韩九指急了，怕里面的人把好东西吃完了，就翻墙进了院子。屋内亮着灯，屋门倒没锁，韩九指推门就进去了。

只见桌前坐着一个老头儿和一个老婆婆，他们每人面前有一碗米饭，桌子正中间是一碗冒着热气的肉。看来，吸引韩九指食指大动的就是这碗肉了。

两个老人见突然走进来个陌生人，都吓了一跳。韩九指哈哈一笑，叫道：“大伯大妈，你们真了不起啊，有什么秘方吗？怎么把肉炖得这么香呀！这碗肉卖给我吃吧！”

老头儿看了韩九指一眼，没好气地说：“你是什么人，怎么不打招呼就闯到我家里来了？我们不是开饭馆的，这肉不卖！”

韩九指说道：“我出十两银子买这碗肉，十两银子能买一头猪了！”说着，韩九指伸手掏钱，却发现钱忘在客栈里了，韩九指讪讪一笑，道：“我先吃，待会儿你们跟我去客栈拿钱。”

说着，韩九指抓过老头儿架在饭碗上的筷子，就夹向碗内的肉块。老头儿一把拉住韩九指的手，气冲冲道：“你这人，怎么抢我们老两口的口粮！”韩九指甩开老头儿的手，道：“我吃完给钱，怎么叫抢？”老头儿被韩九指甩到一边，老婆婆急了，冲外面大叫：“来人啊，有个贪吃鬼来抢我们的东西了，来人啊！”

韩九指慌忙把老婆婆拉进屋内，怒声喝道：“别喊！”老头儿一看，也大喊道：“有强盗啊，来人啊——”

韩九指拦下老婆婆，老头儿又叫起来，韩九指心想，如果有人看到自己堂堂一个男人抢一对老人的东西吃，传出去丢人死了！想到此，他四下打量，一眼看到桌上放着一把菜刀，蓦然间血涌上大脑，暗想：这里荒村野岭的，我结果了两个老家伙，谁会知道？我杀了他们，抢了这碗肉拿到客栈好好享受去！

想到这里，韩九指抓起菜刀，狠狠向老头儿砍去……

一刀下去，只听得“啊”的一声惨叫，叫声却是韩九指发出的。原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身影闯进房内，那人一手将韩九指扬刀的右手摁在桌面上，另一只手夺下韩九指手中的刀，一刀斩在韩九指的右手食指上！

奇的是，那根贪吃的食指被斩落后，仍在地上跳动不止，就像一根被

切掉的壁虎尾巴，跳了好一阵子也不停息……

韩九指惨叫一声，朝那人望去，这一看不由呆住了，接着扑通跪倒在地，叫道："七公……"

这闯进房内的人，正是七公，如今又是六七年不见七公，七公蓬乱的络腮胡子已经半白，他眼中满是伤痛之色，缓缓说道："韩九指，早几年我便听别人说你贪吃成魔，都把你当成笑话来讲，当奇闻轶事来传，我还不信，不料……" 原来，七公这些年多次听到韩九指贪吃的传闻，这天终于按捺不住，找到韩九指家，却听说他去城隍庙了，便马不停蹄赶来。走到这个小镇，七公听到有人呼叫"有强盗"，便进屋救人，不料刚好撞见韩九指行凶的一幕。

韩九指听着七公的训斥，冷汗直流。等七公说完，老头儿和老婆婆对望一眼，又盯着韩九指看了一会儿，老头儿突然发问："你是韩九指？"韩九指一怔，细看两个老人，隐约有些面熟，他脑子里一闪，猛然想了起来，叫道："你们是柳伯伯和柳大妈？"

不错，老头儿和老婆婆正是柳伯伯夫妇。当年，他们失去了儿子大柳，随着村民逃荒到了这里，就住了下来。今天，他们帮工的地主家喜得贵子，赏了柳伯伯夫妇一块猪肉。老两口刚把猪肉做好，就引来了韩九指。怪不得韩九指觉得这碗肉味道熟悉，特别诱人，原来这肉的用料和做法，正跟当年韩九指在最饥饿时用肚皮暖化了的那碗肉一模一样啊！

柳伯伯夫妇看到韩九指被七公斩下食指后，只剩下八根手指，又听七公叫他名字，这才认出了他。

柳大妈呜呜哭道："韩九指，十几年前你偷我们的野猪肉，害得大柳他……如今你又来抢我们的肉吃，你真是一个害人的贪吃鬼啊！"

多年前对于柳伯伯一家的愧疚，对于父母的愧疚，以及七公的大恩大德，其实一直深深埋在韩九指心底，

却被贪吃的欲望掩盖了。

此时，韩九指的羞愧之情突然涌上心头，他一阵心痛，晕倒在地，人事不知。

醒来时，韩九指躺在客栈里，桌上留着一张纸条，是七公的留言：恶指已除，贪念断否？今我取走你的手指，将人头暂存你处，以后要好自为之，好自为之！

这时，韩九指的食指伤口发炎了，又发起了高烧……就这样，韩九指在小镇上折腾了两个多月，身体才渐渐康复。他无心再去城隍庙，失魂落魄地朝家走去。

说来也是匪夷所思，韩九指的食指被斩掉后，竟然不再有那种极其强烈的贪吃念头了，感觉像是食指没了后，身上的一股邪恶力量也随之散去了似的。他想到背包里还有万爷配制的肉粉，却再也没了吃肉粉的欲望，随手将肉粉丢进了路边的臭水沟里。

走到家门口，韩九指见门口车水马龙，热闹非常，还有几个戏子装扮的人进进出出，便拉住一人问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戏子答道："这府里的老爷要过五十五寿辰，我们来唱戏祝寿呀！"韩九指奇怪了，问道："府里的老爷？府里的哪个老爷？"戏子道："姓万的万老爷啊！"

韩九指隐隐觉得家里出了大变故，慌忙进门，却迎面撞上了万爷。万爷看到韩九指，呆了一呆，脸色变得苍白："你、你没死啊？"

韩九指经历了断指之事，脾性大改，这时也不急躁，说道："我不是好好回来了？你怎么成了这儿的主人了？"万爷知道事情隐瞒不住，一脸惊惧地说："看在咱们多年交情的分上，你、你千万别报官哇……"

原来，万爷近来已渐渐摆弄不出令韩九指满意的吃食，韩九指的喝骂也就越来越多，这令万爷怀恨在心，就在给韩九指配制的肉粉内加上了剧毒。按行程，韩九指早该回来了，可他却迟迟未回，万爷料想，他定是吃了肉粉后中毒身亡了，就对外声称，有人见到韩九指在外溺水而亡了。韩九指既无妻子儿女，他的家财自然而然就由万爷掌管了。

韩九指听了万爷的述说，脸色一变再变，忽然对着远方深深鞠了一躬，大呼道："七公，你又救我一命啊……"韩九指知道，如果当时自己杀了柳伯伯老两口，吃了那碗肉，肯定有一天还会吃那些有毒的肉粉，七公斩下自己的食指，其实是又救了自己一命啊！

万爷不明所以地看着韩九指，不知道他要怎样对付自己，过了半晌，却听韩九指缓缓地说："万爷，既然戏子都请来了，就让他们把戏唱了吧。"

没了那根贪吃的食指，韩九指不但不再贪吃，连脾性也变得温和了。

（题图、插图：黄全昌）

孩子也是一种约束力

有一家非常著名的糖果厂，最近遭遇了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那就是，生产出来的糖果总是被盗。这些糖果究竟“流”向何方了呢？经过调查，终于真相大白，原来，由于工厂扩大，新增了许多工人，不少工人把糖果偷偷从生产线“运输”到了自己家里。

厂方想尽了各种办法：罚款、加强门岗盘查……这些办法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增加了某些无辜员工的抵触情绪。

就在这时，一位员工为厂方献了一计，他让厂方为每位员工重新缝制一套与众不同的工作服，在工作服上加了两个大大的口袋，在这些口袋上还缝制了口袋盖。

大口袋？还缝制上口袋盖？这样做，不是明摆着增大糖果的失窃量吗？

但是，正是这些宽大的口袋，让那些善于“伸手”的员工，从今以后连一颗糖果也装不进去！因为，在发放这些工作服之前，厂方在工作服口袋的盖子上，分别印上了这个员工子女的照片，那是一张孩子的面部照片，最突出的部分就是孩子关注的眼睛……

有时候，一双孩子的眼睛也会成为最强的约束力！

（作者：李丹崖；推荐者：雨　西）

把那面墙留给娘

木根在村公路边开了家饭店。一天，一辆小轿车载着几个衣冠楚楚的男人来到木根的饭店，提出要租饭店朝北的那面墙做广告。为啥？因为它的位置好啊！南来北往的人都能看到，比上报纸电视的效果还好。木根听了眼睛一亮，可不知为何，谈到最后木根却婉言谢绝了。

这件事很快就在村里传

开了。人们惋惜地说，这个榆木脑袋的木根！人家一年花三万块钱租他一面墙做广告，他竟然拒绝了。三万块，那可是一般农户好几年的收入啊！

过了几天，有两个人提着油漆桶、拿着大刷子来到了这里，看架势是准备在墙上刷广告。人们都说，木根终于开窍了。

第二天，人们惊讶地发现墙上写了一则寻人启事，白底蓝字，十分显眼。启事旁边还配了一张大照片，那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人们这才恍然大悟：木根的娘患有疯病，几年前，她走失以后就再没回来，原来，木根是要把这面墙留给他走失的疯娘啊！

（作者：佚　名；推荐者：一　梦）

收购猴子

这天，村庄里来了一个陌生人。他告诉村民，他将以每只10美元的价格收购猴子。村庄附近的森林里有很多猴子出没，村民开始对它们大肆捕捉。收猴人收购了几千只猴子，当猴子的数量减少时，村民停止了捕捉。

这时，收猴人放出话来，每只猴子的收购价提高到20美元，这个价格是原来的两倍，村民又重新投入到捕猴的行动中。

不久，猴子的数量更少了，村民再次停止捕猴，于是收猴人把每只猴子的收购价提高到25美元，但这时森林里的猴子已经很少了，村民努力一天，也很难抓到一只猴子，大家渐渐都没了积极性。

后来，收猴人把收购价提高到50美元。不过，他说自己必须先回城里处理一些事情，收购猴子的事由他的助手代理。

收猴人回城后，助手指着已被老板收购到的几千只猴子对村民说："我们来做一笔交易，我以每只猴子35美元的价钱卖给你们，等老板从城里回来，你们再以每只50美元的价钱卖给他。"

村民拿出所有积蓄买下了所有猴子，但此后，他们再也没见过收猴人和他的助手，森林里又到处都是猴子的身影……

看了这则故事，你对某些股票是如何操作的，或许会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吧。

（编译：庞启帆；推荐者：王雪葵）

（本栏插图：安玉民　梁　丽）

这个字怎么念

■杨　明

生意场上有这么一对伙伴，一个叫彭强，另一个叫付立民，他们合作多年，平时也互有帮助。2007年初，彭强因为对市场判断有误，导致资金周转不灵，无奈向付立民开口求助，要借人民币30万。付立民当时手头正好有钱，就答应了。彭强拿到钱，笑着说："咱们亲兄弟明算账，我给你打个借条吧。"于是，彭强当场写下借条："今向付立民借款30万元，一年内全部还清"，欠条下面还注明年月日，并签名画押。

彭强有了资本，底气足了，又杀回市场，不到半年工夫，竟收回了几笔资金。此时，彭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偿还付立民部分欠款，毕竟生意场上，每个老板都需要流动资金啊。

彭强找到付立民，说："兄弟，你的钱帮了我大忙。我最近收回了一笔钱，先还你一部分吧。"说着把钱给了付立民。

付立民收下钱，想了想，又拿出那张借条，说："还是那句话，亲兄弟明算账，你也留个还款证明吧。"

彭强觉得有道理，就在原先借条上方的空白处写下"还欠款25万元"，按老规矩在下面注明年月日并签名画押。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两个当事人见面后的第三天，彭强突遭车祸，没留下一句话就抱憾西去了。

彭强一死，付立民急了，这借出去的钱咋办？他想到了彭强的家属。

彭强有个弟弟叫彭健，是名牌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刚刚被重点中学聘为语文教师。彭强父母早逝，家里只剩下这兄弟俩，彭强又没娶妻成家，一直单身，彭强唯一的继承人就是彭健了。

不久，付立民拿着借条找上门来。

彭健看了借条，上面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自己哥哥先是借款30万元，后来又补了一句："还欠款25万元"。彭健强忍着悲痛说："付哥，您放心，人死债不烂，既然是我哥借您的，我会尽快把剩下的5万元还给您的。"

"什么，5万？"付立民急得一下子跳了起来，"彭健，你看清楚了啊，不是5万，是他还（hāi）欠我25万啊！"

这一下，彭健也急了，他把借条翻过来倒过去看了无数遍，说："从文字上看，我哥是还（huān）了欠款25万，现在只欠5万嘛。"

付立民不听彭健的解释，手指着那个要命的"还"字，说："这怎么念还（huān）呐，这明明是还（hāi）欠款25万嘛！"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言，对这个"还"字争了半天，毫无结果。

付立民说："彭健，你虽然是老师，又是名牌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但借条是不认文凭的，既然咱俩意见不统一，又没法协调，只好法院见了。"

不久，法院接受了付立民的诉状，在法庭上，法官首先肯定了彭健作为彭强的唯一继承人，继承了彭强的全部遗产，所以应依法偿还付立民债务的责任。对此彭健无异议，原、被告争议的焦点还是在应偿还的金额上。

就在双方各执一辞争论不休的时候，付立民的律师提出了一条重要意见：借条当初是由债务方彭强写的，后来补上去的"还欠款25万元"也是彭强写的，债权方付立民在欠条上边一个字都没有，也就是说，假如要是在欠条上玩文字游戏的话，那只能是债务方有此可能。那么，当双方都不能拿出充分证据证明其观点的时候，立下字据的一方就负有举证责任，作为立据方代理人，彭健同样负有举证责任——要拿出充分可信的证据，证明你方写的与你提出的事实相符。

彭健傻眼了，他拿不出证据来。

法官们对那张借条反复研究，从

心底里，他们是相信和同情彭健的，但法庭上讲证据，彭健拿不出证据，只好吃哑巴亏了。最后，法院采纳了原告律师的意见，判决彭健作为彭强唯一的继承人，在两个月内偿还原告欠款25万元。

彭健输了官司，只好把哥哥留下的一间店面盘了出去，在限期内还清了付立民的债务。

彭健丢了魂儿似的回到学校，正赶上该他为学生们上课了，这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节课，来听课的不仅有学生，还有校领导和同事们。彭健一上讲台，张口就说："同学们哪，可要学好语文啊，语文重要啊！学好语文才能掌握好字音字义，才能写好作文，才能表达清楚你们所要表达的意思，不然将来要吃亏啊，吃大亏啊……"

其实彭健还有一点没说到，签署任何合同、协议、借据，都必须在文字上不能有任何歧义。

律师点评：

《这个字该念啥》的故事主要说明了两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其一，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在确立债权债务及权利义务时，文字一定要明确，不能产生歧义，否则往往会产生不利后果。对"还"字的不同理解产生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举证责任原则，即负有举证义务一方如没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所以，如果彭健能举证彭强25万的资金来源及相应证据、能证明在那天确实有25万元钱出账和账务上原始文字记录的，法院的判决就可能有利于彭健了。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本刊信息传真·

2009年中国最佳故事评选

为了繁荣故事文学、推动故事创作，2009年，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举办年度中国最佳故事评选。

评选标准：在情节性、艺术性、思想性、文学性方面有突出表现，能够代表年度故事创作最高水平的各类故事作品。**参选条件：**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在国内正规报刊（省级以上）发表的故事作品均可参加，不限题材、风格、篇幅。**参加方法：**1、作者本人登录故事中国网提交作品；2、推荐别人的作品，請事先征得作者本人的同意，再通过故事中国网提交；3、各家故事报刊编辑部可直接向故事中国网推荐作品，推荐信箱：storychina@gmail.com。评选将邀请由资深故事编辑、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审组进行投票，评出年度最佳故事一篇，优秀作品若干。年度最佳故事作者获得特别荣誉证书及奖金3000元，并受邀前来上海领奖；所有优秀作品将结集出版《2009年度中国最佳故事》一书，并支付稿费。更多详情，请登录故事中国网查看。

盲人斗法

■ 张裕坤

民国年间，玉桥镇上有个盲人琴师，名叫阿义。他每天早晨都要从家里出来，穿过一条胡同，去镇上的饭馆里给客人们拉琴。

拉琴是为了混口饭吃，而让阿义烦恼的是，近来胡同口新开了一家卖驴肉烧饼的饭馆，饭馆的老板是个惹人讨厌的多嘴驴，还特别瞧不起身有残疾的人。一次，阿义坐在店门口拉琴，却被老板轰了出去。此后，阿义每天早晨路过这家饭馆，老板都会端着一把精巧的紫砂茶壶，一边呷着茶，一边嘲笑他："你看你，眼神不好还出来瞎逛啥啊？"

这天，阿义终于忍无可忍，反击他说："谁瞎逛？我出门是有正事的，我眼睛是看不见，可未必就比你差。"

老板笑道："那你看看我多大岁数，如果说对了，我白送你一份驴肉烧饼吃。"

阿义镇静地说："你五十多岁，是个大胖子。"

阿义是个琴师，听力特别灵敏，他是从老板的嗓音判断出年纪的，因为人的声带会随着年龄增长变老；他还能从老板迈步的沉重足音，听出是个大胖子。

老板大吃一惊，觉得眼前这瞎子有点神，莫非他不是全瞎？可他明明戴着墨镜，手里还拿着一根马竿啊！没办法，愿赌服输，老板便让身边打下手的女人递给阿义一份驴肉烧饼。

阿义接烧饼时嗅到那女人身上有一股花露水的香味，还听到从女人的手腕上发出一阵轻轻的铃铛声。

再说这老板，白白损失了一份驴肉烧饼，有点心疼。他根本不相信阿义能看见，于是他想再试探阿义一次。

第二天早晨，阿义又从店铺前路过，老板端着茶壶，打招呼说："嘿，昨天你白吃我一份驴肉烧饼，今天还不自己掏钱买一份，照顾一下我的生意？"

阿义懒得跟他纠缠，于是掏出钱说："好吧，来一份。"

老板把变质的驴肉夹在烧饼里，边上那打下手的女人就又把烧饼递给了阿义。

阿义接过来刚要吃，又还给女人，说："老板，你这就不够意思了，我又没少给你钱，你怎么给我变质驴肉？"

其实，老板的这点小阴谋瞒不过阿义，他用手一摸那驴肉发粘，就知道过期变质了。

老板一惊："行呀阿义，看来啥也瞒不过你的一双法眼。"他吩咐女人说："去，给阿义换好的来。"

那女人的香水味伴着一阵铃铛声飘进了屋里。这样一来，老板越发怀疑阿义不是真瞎了。

这天，阿义外出回来，路过烧饼铺，听到一阵哭声，听声音，是店里当学徒的小伙计在哭，阿义不禁停住了脚步，询问小伙计出了什么事。小伙计哭着说，老板最爱收藏紫砂茶壶，自己不小心打碎了一只，被老板打了好几次不说，还要扣他两年的工钱。

阿义听得直摇头，他安慰小伙计："别哭了，我虽然看不见，可就爱打个抱不平，你们老板不是喜欢茶壶吗？这回，我非让他自己打碎自己的宝贝不可。"

过了几天，阿义又从店门口路过，那胖老板又冷嘲热讽地说："阿义，你今天又要摸到哪去呀？"

阿义笑了笑，说："今天照顾你的生意，喝杯茶再走。"说着进屋在餐桌边坐下。

老板无奈，只好端上茶来，对阿

义说："既然你眼神不错，你看看我日子过得怎么样？"

阿义一笑说："你以前是个穷人，一直娶不上媳妇。这两年你挣了几个钱，过得不错了。"

老板一惊，说："阿义，我看你能去大街上给人算命了。你说你是真瞎还是假瞎？"

阿义道："跟你说实话吧，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盲人，眼前一片漆黑。"

老板摆弄着手里心爱的茶壶，不相信地说："是吗？那我以前考你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嗨，主要是靠听觉和嗅觉，还有机灵劲儿。"

"嗅觉？"

"那是，我虽然瞎，但我有一只比狗还灵的鼻子。"

老板一愣："真的吗？那好，就冲你这灵鼻子，我今天还要免费送给你一份驴肉烧饼。"

说着，老板转身用烧饼夹好驴肉，然后跑到卧室里，用一双臭袜子狠狠捂了半分钟，乐呵呵地拿出来递给阿义说："老弟，请吃吧。"

阿义一嗅那烧饼，就知道胖老板又在试探他，他立刻装出一副伤感的表情，然后摇摇头，站起身说："吃不下去。"就走出店铺。

老板举着烧饼追出来喊："阿义，你还没吃饭，怎么会吃不下去呢？"

阿义停下脚步，问："老板，你店里帮你打下手的那个女人，是不是你相好的？她三十多岁，长得挺漂亮？"

老板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

阿义假装悲哀地叹道："唉，我跟她曾相好一场，她的臭袜子味我太熟悉了，那时每天晚上都摆在我床头。我以前还送过她一只带铃铛的银手镯呢，没想到现在我天天从你门口经过，她却无情无义，假装不认识我。以后我再也不进你的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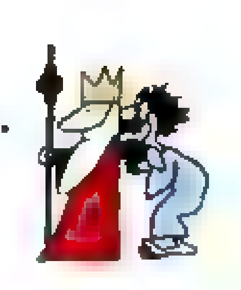
老板惊得目瞪口呆。

阿义说完，转身就走了。老板和那女人的关系，阿义是听小伙计说的；而带铃铛的手镯是镇子上唯一一家首饰店的特色产品，阿义早就听出那女人戴着这样一只手镯。刚才他嗅到烧饼上有臭袜子味和香水味，就断定，老板肯定是把烧饼捂在那女人的臭袜子里熏过，然后让他吃，看他是不是真有那么灵的嗅觉。他索性将计就计，编了一段自己和那女人的"往事"。

阿义刚走不远，就听背后"啪"的一声巨响，然后屋里响起了争吵声。阿义忍不住笑了，他知道，那是老板气得摔碎了手里的紫砂茶壶。

（题图：安玉民　梁　丽）

（本栏目欢迎来稿。来稿可从邮局寄发，也可从网上传递。如为电子邮件，请发以下信箱：lujia411@yahoo.com.cn）



吃河豚鱼

王乃伟

刘强最近升职了，一帮铁哥们撺掇他请客，这天，刘强就领着大家来到一家新开的鱼家宴饭店。

这家饭店的特色菜是河豚鱼，大伙都想尝尝鲜，刘强就大方地点了一条三斤多重的河豚。可等鱼端上了桌，这帮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哥们，却都变得像大姑娘一样腼腆、矜持，谁也不肯动筷子。是呀，河豚鱼虽鲜美，可毒性也很大，一个不小心，是会吃死人的。老板娘见状，说：“放心吧！这里的厨师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吃出问题来，我负责！”可大家还是面面相觑，你推我让，谁也不敢先下筷子。眼看饭局成了僵局，刘强突然灵机一动，他盛了一碗鱼肉，端起碗就往饭店外走去。原来，刘强从窗口瞥见店门外有一个要饭的老头，正好可以为他们“试吃”。

老头接过碗，贪婪地闻了闻香味，对刘强千恩万谢了一番，又说道：“老板，您再给我几块钱吧！我家里还有个瘫痪的老伴，这菜也不好带回去呀。”刘强心里有愧，慷慨地把兜里的零钱全掏了出来。

刘强回到包厢，和大家先吃起了别的菜，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刘强往窗外一瞅，见那老头还在原地活蹦乱跳地乞讨，便说：“哥们，放心吃吧！那老头精神着呢。”

风卷残云，满满一沙锅河豚鱼，眨眼间就进了大家的肚子。

酒足饭饱，一帮哥们说笑着上了车，走过门口时，刘强还笑着朝老头点点头。

老头也感激地点着头，还不住地朝远去的小车挥手。等车子开得看不见了，老头微微一笑，从身后的地上拿出那碗河豚鱼，自言自语：“小样儿，嫩了，你们没事，我才敢吃哩！”

绝对证据

■ 王彦民

张大爷六十大寿，亲友前来祝贺。不知是否因为兴奋过度，张大爷突然满头大汗，直嚷心口难受。

众人一下子慌了手脚，当医生的大姑爷却不慌不忙地摸了摸张大爷的脉搏，然后在"内关"穴上按摩一番，不一会，张大爷感觉好多了。

众亲友纷纷夸赞张大爷找了个好女婿。大姑爷掏出笔开了个处方，想给老丈人挂个吊瓶，巩固巩固。

二姑爷听大家夸大姑爷，心里不是滋味，见机会来了，一把将处方抢去，高声说："啥？咱爸用点药还要花钱？"他把钱包掏出来放在桌上，"我不带一分钱，照样能把药给咱爸拿回来。"原来，二姑爷在药监局工作。

一出门，二姑爷就看到不远处有家新开的小药店，他也不吱声，把处方递了过去，药店老板照单拿药，刚要收钱，二姑爷把证件一亮，煞有介事地说："这药我要拿去化验！"然后拿起药品，头也不回地走了。

大姑爷见二姑爷把药搞到了，匆忙把药配好，给老丈人输上。可没想到，还没过十分钟，张大爷就嘴唇发紫，大姑爷吓坏了，赶忙叫了急救车，把张大爷拉到医院抢救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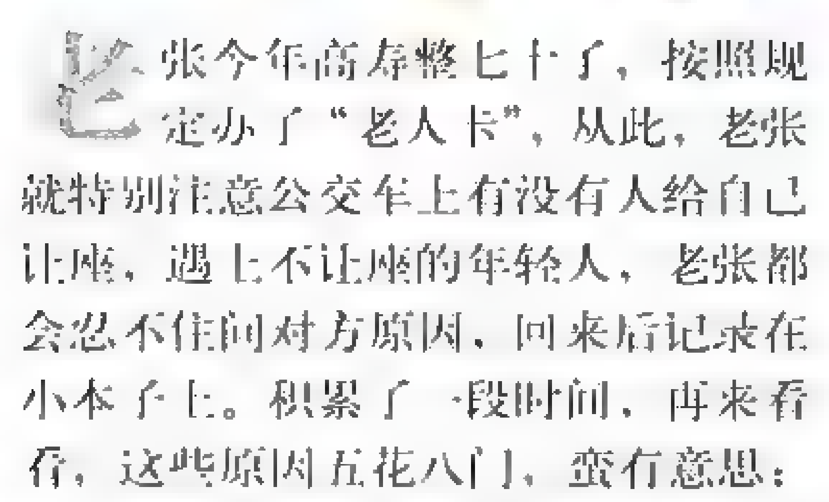
二姑爷没了面子，气冲冲地赶到那家药店，三下五除二开了罚单。

药店老板辩解道："凭什么说我这是假药？你的检验报告单呢？"

二姑爷冷笑一声，说："还要什么报告单？你的药品已经造成人身伤害了！这还不是证据吗？"

药店老板疑惑地问："不会吧？我这批药是刚进的，还没人来买呢！"二姑爷一把拉住药店老板，说："不信？不信咱上医院，看看我老丈人去啊！"

药店老板一听，舌头伸出老长："哎呀我的妈呀！早听说药监局的人不是吃闲饭的，今儿我可领教了，为了查出药品真伪，拿自个儿老丈人做实验啊！"



为啥不让座

■杨　霏

老张今年高寿整七十了，按照规定办了“老人卡”，从此，老张就特别注意公交车上有没有人给自己让座，遇上不让座的年轻人，老张都会忍不住问对方原因，回来后记录在小本子上。积累了一段时间，再来看看，这些原因五花八门，蛮有意思：

“4月22号，小伙子没让座，说他跑业务跑得太累了，倒是够诚实的。”

“5月28号，小伙子比划了几下，示意自己是聋哑人。呵呵，他要是聋哑人，怎么会听明白我问他什么？”

“6月12号，我站在‘老弱病残孕’专座边，我让座位上的人看标识，他说不识字。如果是真的，他真是够可怜的，不尊重老人，还是个文盲……”

这天，老张又上了公交车，一个看起来像初中生的男孩赶紧给老张让了座，老张道谢后就满意地坐下了。

谁知男孩递过来一张纸：“老爷爷，麻烦您在这里签个名好吗？”

老张乐了，只听说过追星签名的，我一个老头子，怎会有人请我签名？他接过纸来一看，这是一张十分细致的表格：原来这孩子的学校在搞“迎世博、讲文明”活动，要求学生完成各种指标，其中有一项就是“公交车上让座”，而且还定了数目：一个月至少五次。

老张签了自己的名字，心里真是五味俱全，没想到让座成了学生们的一项作业！

刚好这时，下一站到了，一个坐着的乘客下车了，男孩就坐了下来。前门上来一位老太太，看年纪比老张还大。老张心想，这下那孩子又能完成一次指标了！没想到这次男孩动都没动，只顾向窗外张望风景。

老张忍不住问：“孩子，这次怎么不让座啊？你们不是有指标吗？”

男孩头都没回，答道：“刚才给你让座，我已经完成了五次任务，这个月接下来几天不用让了。”

鸿门茶

张东兴

有个老板，想招个后勤总管。后勤管钱管物，揩油机会多，所以必须严格测试。怎样才能挑到合适的人选呢？

老板想来想去，有了主意。他摆上红泥小火炉，烧上山泉水，拿出珍藏的极品龙井。古有“鸿门宴”，今天，老板要摆一道“鸿门茶”。

第一个来面试的披着一件皮夹克，蹬着一双军警靴，光头，后脖颈的肥肉跟砂皮似的。老板请他喝茶，他不接杯子，一闪皮夹克，从怀里拉出一个容量800毫升的塑料杯，拧开盖子伸过来，就要接茶。

老板大怒：“如此暴殄天物，当后勤得糟践多少东西啊？”立刻淘汰了那人。

第二个来面试的人头发梳得铮亮，指甲修得精致，进屋一嗅，立即说：“哈！您这龙井可真不错，还是明前茶呢！得几千块钱一两吧？”

仅凭鼻子嗅一嗅就知道是明前茶，老板顿生知音之感，斟了一杯茶递过去，不料这人不接：“您这紫砂杯是不错，可是喝龙井用无花玻璃杯才最好。”

老板说：“恭喜您，答对了！不过，您也下课了。”老板心想：我这儿好东西不少，要请识货之人来管理，可用不着精于享受、不能动手的大爷。

第三个人穿的西服袖口已落出底线，但老板一点不敢小瞧，因为他看出那是一身全手工缝制的名牌西服。

老板倒了杯茶递过去，那人接过就喝，老板心里叹口气，想这人怎么连个审茶、观茶的程序都没有，可是接着就发现那人用拇指和食指握住品茗杯的杯沿，中指托着杯底，分三次将茶水细细啜进去，这可是标准的品

茶姿势。老板暗暗点头：人家不是不懂行，只是不沉湎此道而已。

老板又倒了一杯，那人敬谢不敏："谢谢。我非渴不饮，刚才是长者赐，不敢辞。"

老板点点头，懂得欣赏好玩意，但不沉迷、不贪恋，真是难得。老板心里这样想，嘴上却说："不过生意场上，难免舍命陪主顾，还是请满饮此杯。"

那人一听，也不再推辞，索性连茶壶端起，把一壶茶对嘴儿喝了。喝完了茶，两人又聊了半个小时，老板对这人的经验见识都很满意，但就是不松口说要他，而是继续东扯葫芦西扯瓢，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那人一壶茶水灌下肚，渐渐内急起来，看老板还没有扯完的意思，只好站起来说："对不起，请问洗手间在哪？"

老板站起来，亲自把那人领到楼梯口："楼上楼下都有洗手间，你请便，我在这儿等你。"那人感觉很好：老板都亲自送上厕所了，看来有戏，转身便向楼下走去。谁知等他走到楼梯转弯处，转过身来，就看到老板冷下脸来："你方便之后不用上来了。"

那人愣了：好好的，怎么转眼就变了？不过他涵养很好，还是礼貌地问："能知道我为什么被毙吗？"

老板指指楼梯："这也是一道考题，人人都知道上楼辛苦，下楼轻松。我喜欢先上楼的人，这样的人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那人笑了，说："我能解释一下我为什么选择先下楼吗？"老板点点头。

那人说："您别忘了，我要去的目的地是洗手间，我先下楼卸载，再上楼时体重减轻了，就可以节省能量。"

老板大喜："你比我还会算计，上来吧！"

（本栏题图、插图：顾子易　王　俭）

移动美食车　彩色豆腐机

黄河人家无烟烧烤移动小吃车可同时经营烧烤、油炸、涮烫、铁板烧，每小时可烧烤肉串1000串左右、油炸800串左右、涮烫1000串左右、铁板烧300串左右，每天获利可观，带展示台。推了和遮阳棚，台面为不锈钢制造，免费培训技术。较低投资3800—9800元

黄河人家七彩果蔬豆腐一体化设备，傻瓜式透明生产，即洗，即磨，高速点浆，高温火闷，气压成型，利用天然生态凝固剂代替传统石膏，卤水的古老工艺，设备安装方便，能耗低，无污染，操作方便，豆腐出品率高，同时生产豆浆，豆花，豆皮，豆丝，香干，素肌等各种南北豆制品。提供设备，免费培训技术。较低投资6800—29800元

河南欧邦科技有限公司

短信索取资料：15837194188

财富热线：0371-63606444　网址：www.63606444.com

地址：郑州市南阳路北段三江大厦一层

乘车路线：郑州火车站或汽车中心站下车广场北边，乘8路车公交车，到南阳寨下车，斜对面三江大厦即到

电池修复　轻松赚钱

欧美电池系列修复机高效修复各种手机电池，汽车，摩托车，电瓶车，电动车自行车电瓶，UPS通信用电瓶等各种废旧蓄电池电瓶，效果好，成本低。较低投资5000元即可开店。

郑州欧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短信索取资料：13271555566

电话：0371-63933677　网址：www.omdz.com

1.5万办一个家庭小厂！

办家庭建材厂：市场巨大！火爆行业！利润丰厚！

联系电话　010-87730048/87730388/87730178/87730468

在外东奔西闯 不如回家办厂

办 洗衣粉、洗发水、沐浴露、洗洁精厂

●国家专利 ●名牌包装 ●独特配方 ●统一质量 ●统一商标 ●统一管理

市场前景：洗涤用品是一种日常用品,其消耗量大,市场不枯竭,是一项理想的投资项目。
技术先进：本单位推出的全能新型洗衣粉生产设备及洗涤用品生产系列设备获得国家专利，该机采用不锈钢结构，一次性自动生产(超膨化、超浓缩、高低泡、加酶、增白、环保无磷型）等多种洗衣粉及多种洗发水、沐浴露、洗洁精、洗手液等几十种洗涤产品，多种机型：2800—16800元/台。
生产简单：需场地20平米，照明用电即可，人员1—2名，操作简便，易学易懂。**适合城镇、乡村、下岗职工、农民、家庭投资办厂。**
服务全面彻底：免费学习技术，学员现场制作，免费提供**"商标使用证"、"生产许可证"、"企业异地设立分公司委托书"、"产品推销证"**等合法建厂手续及市场营销策略。

投资热点

老百姓的致富项目

办 家庭环保佛香厂

●实行分散生产 ●统一商标 ●统一技术 ●统一包装 ●统一销售

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种香制品需求量越来越大，属一次性消费，市场巨大，春节、清明、七月半、拜佛求神、庙会、初一、十五、乔迁新居、店铺开业等无不烧香，然而传统作坊式手工制香生产工序复杂，灰尘多污染大，工艺落后产量低，成品香外观粗糙。

由我公司开发出的新一代**"佛来香"**多功能系列制香机，利用廉价的锯末及农作物秸秆，可生产多种规格的佛香、竹签香、棒香、线香、排香、盘香、蚊香、檀香、卫生香等。自动成型、一机多用，产量高、操作简便、无灰尘、无噪音，照明用电即可。**适合城镇、乡村、下岗职工、农民、家庭及个人投资办厂，十几种机型，9800—18800元/台，**免费参观试机，免费培训，学好为止，终身保修，提供**"佛来香"**商标标识图案、产品包装等。

购机后在三个月内如有经营不善者，可根据要求退货还款。 短信免费索取资料：将详细地址、姓名、邮编发到13810269992

北京法宇科技发展有限总公司 **中国轻工机械协会会员单位**

地 址：北京市石景山路3号玉泉大厦8层807厅（中科院研究生院西侧） 电话:010－51660619/88691080
乘车路线：北京站乘地铁、北京西站乘373路均到玉泉路站下，往西200米即是玉泉大厦
上海分公司 021-58371155 重庆分公司 023-68082322 西安分公司 029-86735509 南昌分公司 0791-8636744
广州分公司 020-61184590 短信免费索函 13810269992 网 址 www.fayukj.com

有激情！有梦想！要创业！

从"饼成一派"开始……

一个现做、现卖、现吃，经营面积仅需5-10平方米的香港美食，火爆登陆……

鸿叶(上海)食品有限公司
饼成一派连锁机构

如果你的资金不是太多，如果你的经验不够丰富，如果你曾经失败过，如果你不甘心清贫，如果你想挑战平庸，如果你想创业，那么就从今天开始，从小做起……

全国统一加盟热线： 400-666-5882 021-52897020 62834187

ISSN 0257-0238

9 770257 023091 09>

CN31－1127/I

国内代号：4－225

国外代号：M156

零售价：3.00元

每月22日出版